



此冊不知何人作
率筆大點數卷
其委修亦多不可
從在

先叙其事插樣
論一段從後中
叙歷官政績蓋
先其大者也韓歐
文備其法矣
方子春

事理見遠故說
得明意史不氣
次每如此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碑碣

中憲大夫貴州思州府知府贈中議大夫贊治

尹貴州按察司副使李君墓碑

此等文雖韓歐後
生亦以過不王

嘉靖三十年貴州麻陽苗爲亂先是思州知府李君
有銅仁之役還郡五日苗龍許保吳黑等僞爲哨兵
突入城殺掠君巷戰不勝與其孫文炳皆被執留郡
二日劫以歸寨苗每執郡縣長吏必求厚贖院司及
守將亦幸朝廷不知也率許之以爲常君謂天子
命吏爲賊劫質是孰爲之開端者書告清平鎮將石

原委前段用提
筆此交用括筆

古橫絕倫也見
髮鬚戰張之概
直筆

邦憲亟進兵勿以我爲忌邦憲不應君乘馬出盤山
關至稍寨崖高水深遂自投下賊驚共拽之出氣息
僅續棄之途而去思人昇還至清浪衛而卒麻陽之
苗亂已數年自辰沅鎮筸銅仁石阡印江皆受其害
君初至郡卽被檄驅馳兵間已又城銅仁而郡故有
關隘守兵爲攝郡者所侵削散去賊以是得驟至事
聞詔贈貴州按察司副使廕一子命按察司僉事戴
榘諭祭于家賜葬融縣之高沙昌八嶺惟古之治馭
蠻得刺史太守勇畧仁惠者可不煩兵而自戢今
知府受一郡之寄而日使舍所事事軍吏之役及事
敗未嘗不委以爲守者之罪也清平去思僅一宿程
而太守困於賊已數日且彼殘苗六七百人耳守將
若不聞知此何爲者哉朝廷之卹死事者優矣其於
兵吏有軼罰焉君諱允簡字可大其先貴州諸城人

元時有爲融州路巡檢使者因家於今柳州之融縣
高祖子贊封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夷陵州知州曾祖
芳進士雲南布政司右布政使祖序進士吏科給事
中考鏞鄉試第三人未仕蚤卒季父鐸教樂昌君少
隨之任學成而歸弱冠中鄉試明年中會試乙榜授
潼川學正未上丁內艱服除改夷陵攝荆門州爲政

清勤民德之陞知內江公廉自持士大夫乞請無所得大旱齋沐祈禱徒步暴赤日中令兒歌之曰旱既太甚治邑非人寧禍其身勿病其民三日霖雨大足嘗於通津治石梁御史題之曰壽溪壽溪者君所自號御史以此旌其能得民也大學士茶陵張文隱公知君名從銓部乞以爲其州守內江民扳留之不得爲涕泣立石君至茶陵均徭賦剔姦蠹豪民爲之歛跡皇太后梓宮祔顯陵承檄給糧芻所過無乏有白金文綺之賜最上當遷張文隱公自往乞銓部云願得展一年俟黃籍成茶陵民受十年之賜矣其

見重如此陞雲南同知攝守徵江君既更治民號爲精練凡斷獄所止監司以爲平允豪有奪民田者勒令歸主不服再訴於朝下法司皆如君論滿去滇民泣留立石如內江時尋陞思州君既不得在郡亦以孤城多寇遣其帑歸融獨與孫文炳居爲守餘三年在郡六月而遇害是歲三月初六日也春秋五十孫文炳之被劫者後竟以重賄贖還之恭入吳氏子男一人祝女五人祝鄉試舉人今署新昌教諭融於中州爲遠然龍城於今爲仕宦之邦至李氏世有科第子孫蟬聯不絕而君又以死事顯雖中州世宦之家

類此者僅僅有之。祝有志行痛憤君之。銘于余

余不可辭而為銘曰

黔中之境連絡五谿麻陽猖狂馭不于機如水滔天

失在漏卮兵吏墮武習為謾欺皎皎李侯宣明其志

奮不顧死以絕劫質帝嘉精忠恩詔優至彼亦何

人然天子之吏以身為市生寧不媿彼亦何人邊圉

所寄聞守之死曾不覘視自古為文匪以其詞在有

所表乃永傳之融山荒絕我實銘此有

則熾後千百年可配柳子

良重何氏先塋碑

張云先生極用
意文文越越諸
宗而近雅史遷
者也

南陵何進士燧晉孝子琦之後也其先塋在其縣之

西山山亘數里羣峯環其外若屏大水縈其前若帶

何氏世葬之燧五世祖諱海妣項氏曾伯祖諱銘妣

孫氏曾祖諱銳妣孫氏世以昭穆為序而虛其高祖

之位高祖萬戶府君諱應龍別葬界橋山祖諱旺別

葬栢山嶺而祖妣章氏葬先塋之右數十步蓋葬三

世而祖妣異其兆焉歷年圯廢燧以嘉靖乙巳加修

而封樹之以書來請記於石予聞之古者墓而不墳

後世始有墳矣古不修墓後世始有修墓者矣夫禮

之微難言矣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

常熟本燈方鄉
進士修封其墓
樹而作者崑山
本燈登進士第
旁侵地重來清
記蓋別是一篇
若乃舍而及何
異於鶴脰續

長五子又崑山
本文特高崑當
與昌黎抗行而
莊乃以爲不以銘
詞擅有移動以
去夫其香今當
別錄原文附之
尾又此篇二經
人剛改以終篇
特云著其名詳
死生以示後而前
文所叙生年
月盡削之何取
手有是文也王
名德孔比之蒲結
及編書者不得
其讀而妄改以
求叶韵不知德
字與前後韵反
不叶也古於白語
三巧拙則又有目
者所共識者王

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然孝子之於其親無往
而可以致死。者故禮之微難言矣。後之君子知隆於
墓事者。豈非古禮之變而近於人情者哉。周禮冢人
用爵等爲封土之度。與其樹數。觀其封則知位秩之
高卑。觀其樹則知命數之多寡。所以使後世子孫之
識之也。凡何氏之葬者。悉山澤之敦龐淳固。以忠厚
世其家。而不顯於位。故無行事可紀。獨著其名諱。死
生以示其後之人云。此文崑山常熟二本大異崑本
敘何氏先世之生卒年月及燈
之歷官較詳而文辭不如
常熟本崑本有銘辭仍存于後
大吉之姓。歸有胡何厥原維一。何於四宗特世多顯。

封侯外戚。汜鄉蜀郫。慎濟陽宛。族以運撥。成陽陽夏。

穎昌遂之逾貴。而溢繼東海。邠廬江相望。雅道郁郁。

晉興恩澤。著自廬江。文穆贊密懿哉。孝子實維昆季。

皆有名德。戾於宣城。厥縣陽谷。子孫世苗。迢迢千載。

奚前之遂而後之寒。繫繫者墳山。高水深厥。藏孔謚。

想其生時黃髮兒齒。熙然古質。蘊積之久。是生黃門。

逢時濬發。松栢丸丸。石虎馬羊。青葱崛吻。凡爾後世。

有季有忠。敬視斯述。按大吉字疑誤據羅泌路史歸
有胡何四姓皆虞舜後此文連

舉四姓必引用路史。則當云大舜之後。或有媯之後。

何氏自前漢何武以司空封。汜鄉侯。蜀郫人。後漢何
進以外戚封。慎侯。進弟苗封濟陽侯。皆宛人。武爲新
莽所殺。進謀誅宦官不克而死。漢亦隨以亡。所謂族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四
五

以運撥也。三公封穎昌侯。陽夏之何。至曾而顯。故云穎昌人。以三公封穎昌侯。陽夏之何。至曾而顯。故云穎昌人。遂之。曾日食萬錢。累世奢侈。過度。所謂逾貴而溢也。何無忌。東海鄉人。何充。廬江人。而宋何尚之。及何點。兄弟亦皆。滯人。所謂廬江相。望雅道。郁郁也。何準之。女為晉穆帝后。而何充。以尚書令。輔幼主。謚文穆。所謂晉興恩澤。著自廬江。文穆贊密也。何求。弟點。亂世。稱何氏三高。而點又有孝隱士之目。所謂懿哉。孝子。實惟昆季。皆有名德也。宋神宗時。何正臣。以刑部侍郎。知宜州。宣城疑指此。陽谷未詳。莊識。主。禮。

葉文莊公墓地免租碑

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墓在崑山城南湓瀆之原。公以成化十年薨於位。朝廷勅葬如制。而墓地猶歲輸官租。嘉靖十六年。天子奉冊寶上。祖宗徽諭。推恩海內。詔前代帝王陵寢。及各臣本朝文武大臣。勅

此事在他人手必略之不叙而實於國。家制度有闕。生補叙於前。極有意。不但伏法。後論而已。

葬墳墓所在。官為修治。置守塚。復其人。稅未除者。除之時。比境常熟。大理寺卿章公格墓。用此制。而崑山獨否。至是。民葉奉言於巡撫都御史翁公。下其事於縣。知縣陳侯子佐。移牒常熟。取章卿事。以上巡撫公曰。文莊公當代名臣。吏宜以丁酉詔書從事。由是文莊公墓地。始不輸官租。云。我國家正統己巳之變。幾成宋南渡之禍。世謂于肅愍公有旋乾轉坤之力。是時公在諫垣。一二日間。疏至七八上。所以裨贊廟謨者。實多。信乎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矣。其明年。皇輿旋軫。公封上。匿名書。請為河南之避。在廷之臣。無敢

文莊公與巡撫
公一筆雙收周
正得體
張云叙文莊公
所以得為名臣
處攝其大者言
之而後幅一收
拾言涉漏尤為
得體

為言者然斯論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自
昔阿羅入黃河套中種遂久居不去為陝西邊患
議者欲驅出之而連城屬之東勝田作其間公奉命
往相視獨以道險遠勞費又春遲蚤霜不可田請增
戍守而已至今上時言事者銳意欲復河套既而
天子震怒皆誅死而後知公所謂時勢之難者卓
見遠識不可及也公在廣至今撫臣守其規模如吳
中之于周文襄公而獨石宣府所築八城七百堡為
邊人長久之利公所至有所建明而清明直亮望重
本朝信一代之名臣矣天子思股肱之臣湛恩沾

被於墟墓之間而有司之廢格沮令如此巡撫公祇
奉明詔修舉曠典汲汲於師旅饑饉且不暇給之時
其風誼尤可尚矣賢人君子之汲遠者數千年近者
數百年而光顯于世常如一日蓋賢者雖歿而後之
賢者相繼而生故能表章崇奉之而精神意氣之續
歷世而愈新此世教所以不墮也公五世孫鄉進士
恭煥蒙荷天子之恩感巡撫公之誼及縣侯之勤
其事因請書之于石以告于後人蓄木卒然爾後又

安亭鎮揭主簿德政碑
安亭鎮在崑山東南偏鎮以北三區石田歲收於他

鄉最下往者周文襄公特爲優假規畫縣賦以歲布予之務紓其力民以樂業其後縣官剋去歲布歛以常額會水利益廢不治田高枯不蓄水卒然雨潦又無所洩屢經水旱百姓愁苦失業然有司習聞其貧下凡議寬恤猶先三區云正德末吏於茲者頗爲急政或告以海墾去治回遠界入四邑東驅則西走賦不時輸非由田惡直負依抗吏治耳於是務窮難之始有收解等役與他鄉比諸捕繫拷掠大戶瘐死者數十人民逃亡無數田多荒萊矣自是十餘年來有司日憂三區之賦稅不起太守以上悉知其弊而未_{有以救也}嘉靖乙未歲大旱野無青草官督賦如常民狼顧四走將空其地主簿揭侯言于太守文安王公縣令同安楊公爲借兌約歲熟還之履畝量視諸不可墾者除其稅立圖頭法圖頭者先是爲糧長一人掌稅悉亡其家今則圖各一人事力省而易辨又檢故事免其收解永無所與會二公皆有勤民之心故侯言得施行民稍稍安業乃相與涕泣曰吾人自父子祖孫百年以來生聚於此幾不復以相保乃今得有其室家揭侯之賜也爲立石請紀侯之事嗟夫先王之道量地以生人必權其輕重而均一之若吾

匪有石碑誌各
首其人以唐道
度英偉文便
英偉周禮身
謹飭文使謹飭
歸天秀精表主
俊精表多訓奇

宏文使奇志吳
徒有雅澹文使
雅澹李思州清
及文使清初文
至此於化云云
有物矣而其源
出於龍門今觀
史記固未有著
之者也先世補
文章天也之案
三序史初叙事
并有氣益信化

看員王法

縣之三區殆宜如鰥寡孤獨而先之彼暴橫者獨何
心耶揭侯之職卑矣朝有其心而夕効焉且一時救
敗之術僅僅止於力之所及而民之胥悅如是則夫
曠目以視謂吾民難治者亦未之思也已侯名夔江
西南豐人元翰林學士文安公之族孫以太學生來
調稱良主簿多可紀者

五 玄朗先生墓碣

嗚呼士之能自修節立功名于世以取富貴世莫不
稱述之若是而以爲賢不知此亦其外焉者耳苟其
中有不然雖暴著于一時而君子奚取焉蓋昔孔子

之門其持己立身不以小節而不關其論可謂嚴矣

而於虞仲夷逸之徒其人皆放於禮法之外而孔子

未嘗不深取之蓋知其存于中者不苟然也昔吾亡

友吳純甫嘗稱玄朗之爲人歷指平生之知交而獨

言玄朗有高行多大節以其在于隱微幽獨之間而

不可誦言于人者此玄朗之所以爲賢而人莫之知

也玄朗姓沈氏諱金馬字天行後更諱世麟字明用

而自號玄朗少有俊才爲文率意口占而成與吳純

甫周于岐同里並知名三人者相善也于岐宦達位

至大理寺丞玄朗純甫屢困于鄉闈純甫晚乃得薦

描寫欲活
胡餅作之大漫
返也亦言以胡
麻著餅上以香
書王長文傳州
辟別駕微服竊
出舉州莫知所
之役於成都市
中薄語齧胡
餅刺史知其不
原神道云

其後世再試南宮復不第以歿然二人在學校中名
聲籍甚太末方思道為崑山令自負海內文學之士
而於玄朗純甫深所推獎然純甫後益矜奮治名園
與其徒講學論文邑之才俊多歸焉玄朗自放于酒
無日不醉往往對人皆醉中語也常持胡餅獨往來
山中或時髻髻裸袒行于市遇不可意即大罵家貧
從縣令乞貸令亦笑與之有郡推官迎延為師玄朗
日與飲酒不交一言歲終謝去瓶罌堆積滿庭督學
御史與之有故檄令讀卷玄朗不屑意故為妄言却
之御史莫能致也玄朗于書強記其後絕不觀而架

上書數千卷指謂純甫曰吾神遊其間矣其寄興清
遠如此玄朗以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卒年四十
有二有子一人曰大宗玄朗之祖諱愚字通理其從
祖諱魯字誠學兄弟皆有文名葬在邑中馬鞍山純
甫一日與予過之指曰此玄朗家墓也異時古栢甚
奇常鬱鬱蒼翠以此代有文人今忽枯萎明用其不
起矣已而果然沈氏至今有仕者獨玄朗負才氣以
死人猶謂之狂生云嘉靖某年月日附葬于朱瀝原
之祖塋純甫曰我宜為銘及純甫北上大宗送之滄
聖泣以請純甫許以南還竟不果於是大宗以屬之

仍收合卷

史記叙葬政未
歸身嚴仲子知
人以此蓋出只筆
法

子蓋又二十年始爲之書於墓上。此純甫之意也。嗚呼。純甫其亦可謂深知玄朗者矣。張云逸

張季翁墓碣

古之言能孝者生以致其養死以致其哀而已。生以致其養至於千鍾之奉，食飲饒羞百品味之物，以爲無加焉。然猶有啜菽飲水可以盡其情者。死以致其哀至於朱綠龍輜題奏之室，以爲無加焉。然猶有歛手足還葬蓬顆蔽冢，可以盡其情者。凡皆先王所以盡性命之理，順萬物之情，而使人得而爲之者也。若人之行善不善，不可以責諸其子，使爲人子務揚前

人之善而親之行不能皆善，則將有誣其親者矣。故不以槩於禮而禮之所得爲者，生養死哀盡之矣。雖然此慮其親之有不善者也。人不能皆無不善，故不以責諸其子。若其父有善而不彰，是非其子之情也。然則禮不止於生養死哀而已矣。余識張季翁之子獻翼，嘗造其室與之飲食而未及見翁。然聞其賢久矣。先是季翁年六十，獻翼與其兄鳳翼徵諸文士爲傳敘數十篇。余聞之疑季翁以生人之權而豫死者之事。於是盡終矣。季翁其不久乎。明年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五日，季翁卒。然翁之行卒賴諸文以顯，故以

爲翁之子能盡於生養死哀之外者也於是請余碣
其墓之左夫諸作者詳矣余敢著其大畧翁諱冲字
應和其先濠州人國初始佔名數於吳數世爲富家
翁爲人孝友以財讓其昆弟割股以療父疾嘗游燕
還受人寄千金爲盜所掠金主聞被盜頗來訊翁給
曰金皆在盡以已資償之而卒不言養寡姊代其戶
徭翁好爲高髻小冠短衣楚製携吳姬度歌曲爲蹴
鞠諸戲常在吳城西山水間人以少年輕俠目之而
其大節乃如此至以師史之業而好聚古書爲子致
千里客蓋皆彬彬有文學矣子卽鳳翼獻翼皆太學
生燕翼府學生葬在塘灣百花山實四十二年三月

六日云

褚隱君墓碣

前史有孝友傳余嘗歎之世之善人君子非其蹟著
于朝廷莫可得見至于巖壑草莽之中沒沒者多矣
其得列于史蓋百之一二也若榆次褚隱君者其孝
友篤行非其子進登於朝與當世之君子遊亦何以
稱焉隱君世家榆次東白一里考諱鑛仁善好施畜
牧於沾之重輿山間牛羊以谷量人稱之爲東山翁
東山翁病且死君籲天求代賽禱山神祠去其家數

里所十步一膜拜見者憐之又爲母持佛氏孟蘭經十五年不輟唄誦菓蔬有鮮必進乃敢嘗從父兩人無子孝養之終身已喪葬立其祠爲弟更娶後妻及其避徭之旁縣名還分與之田宅縣中有大役吏請賄免君曰吾有財不佐縣官之急而以私吏耶歲租必先入里人化之無敢逋者人有病死先嘗盜禾爲田主所笞遂誣以毆死君率衆白於官爲直其事歲饑山庄千石穀皆以賑飢民猶不逞盜其窖中藏其黨泄之曰是不能忍飢而至是不足問也然家自是乏至人有求必屈意赴之平生重然諾不與人分爭田宅財物必讓而布衣蔬食終其身嘗自號善菴榆次張先生曰善菴孝友忠信今時罕見雖暫困天將使之有後其後果然娶李氏繼娶秦氏最後娶賈氏皆有賢德君以嘉靖三十六年八月日卒年六十有一葬于其縣之楊安祖塋之次先二孺人耐子男五人鍼錠鈇鉞鏗女一人適杜庭元鈇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在京師具狀謁余書其墓石銘曰

在晉之遼昫昫原隰草莽廣薦羊牛澌濕有美伊人仁服義襲嶷嶷厥子載觀其入允矣國器其究有立前聞是追公卿是爲後將考始其在於斯

震川集中以此
等作體格頗卑
黃蔡洲以爲時文
境象時或闖入
者殆指此等當
降置別集中馬
政志宋史論贊
却當升諸正集

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吳君墓碣

嘉靖某年天子曰福建邵武府推官梁之父翰可
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母李氏贈孺人命翰林儒臣
撰勅命臣梁拜捧感泣爲焚黃於墓而先是墓石未
具梁陞爲刑部山西司主事於是始豎石於墓道唯
文林君之懿美制詞所褒盡之矣君姓吳氏諱翰字
某世爲華亭人君未有以顯於世而幽潛之德久而
自光率性履貞於草野之間而遂得達於天子而
形於制詞豈不謂之榮顯也君之行蓋非有求知於
世以徼爲善人之名獨其性之所自得而已而皆世

人之所難爲者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
母氏劬勞子之於其母孰無孝愛之心而能敬爲難
君之母氏喪明而孝養備至有所譴責叱令之踞雖
至竟日母不命不起也君之孝如此制詞所謂竭力
盡懽者無愧矣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雖有良朋
况也永歎兄之於弟孰無友于之念而亦不能不自
顧愛君之弟誑誤有司匿之他所而身被榜掠遂脫
弟於難而成就之卒貢於禮部爲郡文學君之悌如
此制詞所謂挺身急難無愧矣詩曰彼有旨酒又有
嘉穀洽比其鄰昏姻孔云人必自裕而可以及人而

君樂于施予、迎延賓客、瓶之罄矣、賑卹不倦、日闕無儲、尊酒不空、君之濟人愛客如此、制詞所謂尚義樂施、履謙秉禮、無媿矣。凡此皆人之所難、君又非好爲之、特其性然、推君之志、雖無聞於世、亦非其意之所及、而天之報之、遂有賢子、政行於郡邑、名著於本朝、所謂立身揚名於君爲不朽矣。余與君之子爲三十年交、因知之詳、遂不辭其請而書之。其世次生卒別有載、茲不具云。

泗水何隱君墓碣

何氏世居魯泗水君諱珍字伯荆高大父清曾大父

高致曾刪下
曾字王

名大父聰聰三子瑄璠其季卽君也世修學不仕則去爲耕農伯兄爲令長子而君與仲居田初縣舉君有德爲亭長督鄉賦賦入而人不告病令旌其能以鼓吹餼牽絳帛金簇花再至門犒之後爲鄉飲酒賓者十有九年嘉靖四十一年正月某日無病年若干而卒將卒告其子凌霄曰汝兄弟三人今唯汝存又學問孝養我至於今獲考終吾懼重累汝吾死三月卽返我立宅毋久殯且怛化凌霄如其言三月而葬之某鄉之先兆娶楊氏嘉靖二十年十一月某日卒年六十有六慈和祇肅能助君爲家先君而葬實合

葬三子凌漢次卽凌霄又次凌雲蚤亡二女適張某
毛某庶子凌斗三女適陳某喬某其一未行凌漢子
學凌霄子問凌雲子慮凌霄初倅雲中以行能高徒
倅魏郡今大名而余官邢邢魏兩郡之守倅數往來
也故余善凌霄又嘗同有事京師且暮會闕下因爲
余言其先人葬時不及埋銘按令得以品官樹碣其
墓因拜請爲碣銘余諾而未果及是歲將終矣自大
名遣人如京師來請銘曰
孰智而趨山窮水殊舟浮而馬馳孰愚而居耕農釣
漁生而壯而耆終身不出孔子之鄉銘以揭之此古

三老之良

宣節婦墓碣

節婦姓宣氏蘇州嘉定人同知泉之孫濮州通判效
賢之女也節婦少有異質生數年濮州病侍立床下
終夜不去如是者數日人以爲奇及爲張樹田妻樹
田與同里沈師道友善師道妻孫氏夫婦相愛而樹
田暴戾無人理節婦歸見父母父母對之泣節婦曰
此不足以傷父母兒自是命也樹田病節婦進藥樹
田泛之罵曰若毒我乎節婦飲泣而退及樹田死節
婦被髮號踊人初見樹田狂虐皆爲不堪比死則皆

引孫氏相亦
史法云

張天接上

以為喜而節婦哭之極哀非眾所儼也是時沈師道亦死孫氏與節婦兩人志意相憐數遣女奴往來比孫氏送夫喪過河下因求見節婦以死相要頃之同日自縊節婦有救之復甦而孫烈婦竟死其後三年父母謀嫁之節婦見其家竊竊私語覺其意登樓自縊時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年二十五予友李瀚好義之士每談節婦事慨然歎息至是與節婦之弟應揖請書其墓上之石夫捐軀狗義之士求之於天下少矣嘉定在吳郡東邊海上非大都之會數年間女子死節者四人甘氏孫氏張氏宣氏張氏得禍最烈予嘗為記其事若宣氏蓋又人所難者銘曰沉沉幽谷不見日光葵藿生之日向嚴霜彼童之狂以為存亡綠衣終風自古所傷生雖不辰有此銘章

王烈婦墓碣

余生長海濱足跡不及於天下然所見鄉曲之女子死其夫者數十人皆得其事而紀述之然天下嘗有變矣大吏之死僅一二見天地之氣豈獨偏於女婦蓋世之君子不當其事而當其事或非其人故無由而見焉嘉靖三十三年倭夷入寇余所居安亭有一女子自東南來奔衣結束甚牢固賊逐之至一佛舍

從夫起後前
篇結聚在篇末
此篇結聚在篇首

疹者乾痘強也

自太史公外從古言此第三枝筆妙在有神氣有韵致讀之使人感動讀之竟如吳下說主語者其妙不可思議王

欲汚之不可得乃剖其腹腸胃流出里人為藁葬北原上竟不知其姓名余欲為之志其墓而未及也至如王烈婦之死在姻親之間今二十年而無一言以紀之至是其弟執禮始請書以勒石其墓蓋烈婦之夫周鎰蚤死遺二孤已而皆病疹長者七歲而死幼者疹愈矣復病病又經年為之廢寢食百方求瘳之不可得亦七歲而死烈婦於是自縊也嗚呼豈不悲哉執禮稱其在室好觀古書父謁選卒於京師姊每哭之聞者莫不悽然淚下平時撫教執禮甚至姊妹嫁而恥其姑之行不肯執婦禮一日姊妹相聚語及之

姊曰妹過矣曷若盡孝使之自媿而不為也又言他

人於死生之際誠難姊於是直視之甚輕蓋未嘗經

意也真可謂赴死如歸者矣周鎰父諱土工部都水

司主事祖諱燁封監察御史太倉人烈婦父諱可大

太學生祖諱秩雲南右布政使崑山人其卒以嘉靖

十八年十月初四日年二十有七葬在雙鳳里吳墟

之原其明年太倉州守上其事於巡按監察御史奏

下禮部旌其閭國家依古格旌表高其外門門安綽

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考以白而

赤其四角人之過者有所觀法不然者以為恥所以

高其外門以下句全用五代史行傳中語王此段出五代史亦自倫傳

略與首段相照應

宣和婦墓碣帶
飯孫氏并附廿次
張氏此文又附入
右氏一人大家叙事
愈潔愈間原主
互用顧盼自出為班
而後惟歐陽公云
史得此意耳

持象以蘇實以節
婦行直特寤而
傳也

艾千子稱金世
希文謂其力
真能制題使
刺羨吾謂此
字惟震川古
可以當之於
皮幅分出不合
善之合於禮及
一言而可想見其
節作二義發
揮各有至理可
以想見其制題
之佳王

根據的當

扶翊世教其意遠矣會水部君卒其家寢其事未有
舉者而鑑又不置嗣執禮時時夢見烈婦携其兒或
長者或幼者蓋其精爽不亡云方云收交妻有
神蓋深惜之

曹節婦碑陰其妻飲以對證察時也

長洲蘇寶之姑始年十八嫁曹君綬三十七夫亡寡
居四十九年以嘉靖庚子卒春秋七十五亡子女寶
以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長洲縣戴墟妍字圻
之原予為題其墓曰曹綬妻蘇氏貞節之墓寶又請
書其碑陰曰吾姑未死前三年吾臥病姑來視病寶
見姑老矣因語及平生獻歎曰男子壯年何憂疾苦

今老且死女不可不為吾計吾死慎勿葬我曹氏墓
曹氏墓迫隘自夫死後其宗姓率火瘞散漫荒莽間
遙遙五十年不復知夫處矣苟廁諸纍纍間殆與誰
比去此一里所有界浦其水清潔死必燔我颺灰漚
中令吾骨與此水同其清也寶是以營茲新兆蓋今
十有二年而克成噫可悲也已詩云穀則異室死則
同穴傳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衛
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孔子生而叔梁紇
死葬于防山及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鄆人輓父
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焉夫孔子之慎於葬

母也如此使無輓父之母必不敢於防山雖從古禮其可也蘇氏蓋得之矣自古女子不幸失其所天能守禮義不見侵犯見於史傳者不少然必待備述其平日閨閫之素而後其節始著若寶之稱其姑一言而已要之與古易簪結纓何以異哉嗟夫五十年高風勁節可以想見千載之下當知其入其骨與此水同其清也因表著之

張云文板冷峻典
事相稱

張通參次室鈕孺人墓碣

孺人姓鈕氏其先淮陰人父客吳中始為吳人公諱寰通政司右參議其考諱安甫祁州知州封刑部員

公王增

外郎張氏世以科名顯於世其最著者二張先生皆無子祁州府君惟生公一子而公元配王宜人年逾三十未有子府君以為憂遂為公取孺人時年十五其後四年年十九生子恒慕其後諸弟更生子乃有丈夫子四人府君以為螽斯之祥兆於孺人大加愛之在尚書刑部孺人留居家為其子延師夜則篝燈紡績躬督課之比公歸恆慕已壯大問學有成矣初府君性高曠到官輒自劾免歸而公宦亦不遂而父子皆好游名山水不問家事孺人獨勤於治生故於祭祀婚喪飲酒伏臘之費不至乏絕公常出遊一歲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四
中還家率不過六二月諸子更供養至孺人所尤懼
孺人爲人婉順於姑若諸娣間孝友無間其治生纖
嗇而不信因果之說吳俗尼[■]往往出入人家孺人
絕不與通臨終言不他及獨諄諄戒其子不得令男
子與含殮而已卒年五十有九時嘉靖壬戌也以卒
之明年祔於縣東南泮川鄉橫塘之先塋蓋古之女
子不幸而爲側室而其賢德終不可泯者如小星之
寔命不猶歸妹之以恆相承聖人皆書之於經惟張
氏世有文學二張先生之沒郡中名士劉欽謨楊君
謙爲之表志至於今傳之恆慕愛尚文雅有先世之
風不忍其賢母之沒沒於後世旣勒銘幽堂又請於
予爲立石墓道云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王峰後學

徐與喬訂
馬鳴鑿訂

風下忍其寶母之文致致致致致世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行狀

。吳純甫行狀

先生姓吳氏諱中英字純甫其先不知其所始曾祖
傑自太倉來徙崑山祖璇父麒母孫氏先生生而奇
穎好讀書父為致書千卷恣其所欲觀里中有黃應
龍先生名能古文先生師事之日往候其門黃公奇
先生留與語貧不能具飯與啜粥語必竟日還先生
以故無所不觀而其古文得於黃公者為多先生童
髻入鄉校御史愛其文封所試卷檄示有司他御史

直叙

黃工為詩見
牧齋列朝詩
集五

至悉第先生高等開化方豪來為縣縣有重役召先生父先生以書謁方侯侯方少年自謂有文學莫可當意得書以為奇引與游甚歡其後方侯徙官四方見所知識至吳中者必以先生名告之然先生意氣自負豪爽不拘小節父卒遺其貲甚厚先生按籍視所假貸不能償者焚其券好六博擊毬聲音婦人擁妓女彈琵琶歌謳自隨散其家千金久之迺更折節自矜飾顧不屑為齷齪小儒篤於孝友急人之難大義落落人莫敢以利動令有迎館先生者欲有所贈遺見先生竟莫能出一語先生之弟嘗以事置對令

漢書張禹傳
講論經義日晏
賜食不過二肉危
酒相對

画出意態

閱其姓名疑問之乃先生弟先生不自言也與其徒攷古論學庭宇灑掃潔清圖史盈几觴酒相對劇談不休雖先儒有已成說必反覆其所以不為苟同後生有一善忻然如己出亟為稱揚里中人聞之輒曰吳先生得無妄言耶某某者皆稚子何知也然往往一二年即登第去或能自建立知名當世而吳先生年老猶為諸生進趨學宮揖讓博士前無愠色年四十四始為南都舉人先生益厭世事營城東地藝橘千株市鬻財自給日閉門不復有所往還令兒女環侍几傍誦詩而已少時所喜詩文絕不為曰六經聖

煙波好

人之文亦不過明此心之理與其得於心者則六經
有不必盡求也。如今世之文何如哉。嘉靖戊戌試禮
部不第。還至淮。先生故有腹疾。至是疾作。及家二日
而卒。是歲四月某日也。距其生弘治戊申月日得年
五十有二。娶陸氏蚤卒。無子。側室某氏生子男一人
原長女三人。長適工部主事陸師道。其次皆許聘于
于先生相知為深。十年前嘗語子曰。子將來不忘夷
吾鮑子之義。吾老死不患無聞於後矣。於是先生弟
中林使子為狀。不可以辭。嗚呼。先生不用於世。予所
論次大畧。其志意可攷而知焉。

張云純雅中有雋逸之氣

李南樓行狀

李府君諱玉。字廷佩。號南樓。祖某茂父某聰妣某氏。娶杜
氏。生一子曰憲。鄉進士。孫男女若干。生于成化丙
午月日。卒于嘉靖乙未月日。享年五十一。憲卿卜以卒
之年月日。葬于新阡。先期衰經踵門而告余曰。不肖
不敢沒先君之行。將欲稍加撰次。求銘于里之長者。
而哀荒無緒。每一舉筆。摧心裂腸。欲作復止。見吾子
習太史公之書。願假手于子。吾子弗吾拒也。將為子
言其畧。子其文之。求賁先君于地下。惟吾子焉。賴余
唯唯不敢辭。憲卿嗚咽流涕泣曰。吾李氏居崑山之

羅巷村百餘年矣。家世業農。未有顯者。先祖質菴生四子。先君最少。贅城中杜氏。學書不就。爲縣椽。亡何謝去。家居垂三十年。專以不肖爲念。延致師友。惟力所及。見邑中豪俊與俱。卽大喜。卽不肖所與游。稍不勝。終不懌。不肖素孱弱多病。心獨憐之。而口不言。爲人忠實。無他腸。與人交。洞見底裏。審取重諾。尤好面折人過。先祖考妣居伯父所。時時徒走出城往省之。或輿迎至家。值宴會。有不與。必悽然不樂。比其沒也。歛葬之具。靡不悉心營辦。所授田宅。盡以與諸父。曰。生吾不得盡其養。沒吾何忍受其產耶。且諸兄貧亦自應得耳。嘗掌區稅。不忍于斗槩間取圭撮之羨。寧自受累。乃其心所樂也。今年春。忽病作。意頗自危。而不肖尚阻水清源。未卽歸也。心懸謂吾子未至。病未卽愈。旦暮見吾子來。吾念已慰。病當去五六矣。因是令遍訪醫藥。不至爲痼疾也。詎意延緩踰時。病與日積。五月十日。不肖方抵家。色已非舊。歲人矣。亟往郡中謁醫。已不可起矣。嗚呼痛哉。先君以不肖之故。聊欲營樹產業。俾不肖無所顧于衣食。屹不自暇逸。今日不肖獲上進。冀少息肩而背棄矣。嗚呼。吾與子言。若是者。吾悲而弗詳也。余聞而傷之。余始與憲卿游。

見其丰儀俊清。衣裳整潔。皎然不染坊埃。時相過從。談笑竟日。醴膳豐嘉。不索而具。憲卿一無所經意。乃知府君所以縱其子遊學如此。俗今以學生得雋者。謂之有成。憲卿以去歲發解南都。府君及見其成。亦足慰矣。抑其種之之勤。獲其實而不及于食。可悲也已。余惡夫世之揆事者。弗核故。弗敢損益于憲卿之言。俾銘者考焉。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曾祖茂

祖聰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父玉贈承德郎吏部驗封司主事再贈奉

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三贈通議大夫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為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為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飭。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

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

張云叙官績
獨詳於探木一
事。蓋李公無
奇功偉畷可書
而採辦甚勤。又

有關於國家維
修之漸。故特細
叙。使讀者知李
公之生平。并可考
見內事也。夫李公
李公最相得。後
稱許。夫尺寸銖兩
不爽。此可以知大家
之法度矣。其布置
之兼。有左腐。選
之勝。虞山謂韓
歐。控管。不過以此
信。弘

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冢宰鄞聞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叅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巡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糧儲道，為法均派，折衷最為簡易。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偽，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異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羨。

重刊文只是
為認真不可
輕易了事王

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薄京城，又數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縮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恒懼。公處之宴然，或為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兵數萬，調度有方，亦竟不至。師尚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靜。甌寧李尚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懈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歎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識其人。」會召還，即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叅政。景王封在漢東，未之國，詔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

只字家曲盡
調兵利病王

承天修祿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
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鄂渚
雲夢間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
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刺土兵三萬二千所過牢廩
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
糜糧廩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
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
邸龍飛慶雲宮殿多隳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
亭是時奉天殿災勅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
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

撰清頭緒即
以伏下

始皇本紀全作
阿房宮或作麗
山茂北山石柳乃
寫蜀荆地林皆
云國中
并字紫宮出漢
書揚雄傳

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
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頗寫蜀荆之材公至則近
水無復峻幹乃行巴庸焚道轉荆岳至東南南川往來
督責鈎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宮
舊制瓌瑰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
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
叅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淡入永順卯
峒梭梭江參政徐需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
入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顏入永寧迤東蘭州儒溪副
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參政繆文

其難得如此

龍入播州真州西陽僉事吳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
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
參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潮底汪
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
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
副都御史黃光昇歷敘馬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
邛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石鎮黎巡按
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敘而
巨林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絕筍人跡不到之地
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尚書宋禮及

所得者起絕後
二前又如此

近時尚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
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
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
故圍圓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
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敕
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
集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
至於京師簿筏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
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殿建未有期而
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為用三省吏民暴露三

點綴之未修心交
恰如作文章波
折

漢書趙充國傳
水解漕下注以水
運木而下也

卷一百一十五

秋直之玷不足
以病淮濟之清
矣。讀者却不可
不知所謂不若
言者之快也。今
當抹去極難商
之巧五字。改增以
合程度四字。於
法為得。
張平子西京賦命
般爾之巧匠盡
富又無乎其不
魯。般爾五通皆
古之巧者也。
漢書杜欽傳文
指甚哀。

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為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
匠。又能規削膠附。極般爾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
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詞旨甚
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
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
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
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
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
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蘭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
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

于九嶷。荆南購木于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
于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潮底。永寧順
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荆楚雖廣。山木少。採
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坡亂灘。迂迴千里。
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
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
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
邪許。摧軋崩峯。鳥獸哀鳴。震天岷地。蓋出入百蠻之
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

稱雍州南山檀栢。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

詳論有關係
淮南子。今夫舉
大木者。前呼邪
許。後亦應之。以
舉重勸力之款
也。

漢書地理志。秦
地有鄠杜竹林。
南山檀栢。歸稱
隴。漢又天水隴西

山多林木民以為
宮屋

其勤至矣句出
漢書陳湯傳
劉向疏

從上

前文皆叙宦績
此交攝其生平
大概

不屑下有脫句
諸本皆無今亦
去從考正姑闕
之或存優容之
三字即通

與篇首相應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五

九

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
 峯山巨木猶以為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
 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
 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
 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
 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
 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造東
 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擢旨從
 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
 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為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
 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跪以
 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為之進羞膳平生未嘗言人
 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
 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
 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為荊州奪之公曰
 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
 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誦公置酒
 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為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
 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
 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五

十

留此作結局
一篇生色

苛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
臺門第貯荊州府募召商賞購過當人皆懷之故
總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不驚以是為難是歲奉
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
西宮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敘任事者之勞
績而公不逮矣娶顧氏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
延節延芳延英延實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顏管夢周
王世訓其一尚幼孫男七世彥官生世良世顯世達
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
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

謹狀

張云此等文字當看其布置得宜血脉融貫
至詞氣之典厚古健不待言矣

勅封文林郎分宜縣知縣前同州判官許君行

狀

君姓許氏諱志學字遜卿其先蘇州之嘉定人諱慶
賜者為崑山魏氏館甥遂為崑山人子文衡文衡生
琮其季曰瓚琮子翊承事郎瓚子翀羽林衛經歷平
定州同知承事生襄教授登仕佐郎南京駙象所吏
目君之考也自慶賜始遷再世而有兄弟數人勤於
治生多蓄藏延禮耆儒沈同菴先生於家塾以教諸
子當是時葉文莊公張憲副和張參政穆沈憲副訥

王
龍聘字之真

一時名賢皆往來其家。故許氏富而子孫多在衣冠之列。君少勤學，強記善為文詞。登仕蓋晚而得子，憐愛之。故用貲升為太學生。六館之士推讓焉。累舉不第。以上舍選為同州判官。六年，凡署州縣事五。同州夏陽臨晉徵重泉。同州以守缺，其餘諸縣即令去。必以君攝。士大夫皆為文紀之。曰：承上使下，悉有成度。姦軌壹跡，境內肅清。不於分外徵索，以阿上官意。修黌舍，勵學者。此朝邑之所紀者也。釐前秕政，革浮靡。絕苞苴，儲廩給足。傳愛精明，修啓聖名宦祠。此蒲城之所紀者也。今世州縣官悉簡自天朝，唯權攝則監

司得自用，類前世之辟舉者。故或其人，不稱必不以攝。或少試之，旋即牒去。君之署篆，至於四五，可以知其選矣。其子給事君言：今重泉臨晉間，民有肖像而拜祀者。又言谿田馬公苑洛韓公，皆關中名士。每見君，未嘗不加敬也。既解官，則治亭園於先塋之側而居之。歲時食新，先以奉親。然後敢嘗，與人交不設城府。然不能容人過惡。然亦往往寡合。今有科徭及君家，君自以嘗任州縣為七品官，與爭論無所詘。令欲重困之，會給事發解報至，以故得免。君始為太學生遊，間及官同州沙苑，登覽華山之勝，甚自樂也。至為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五

鄉社會飲酒笑謔無虛日。吳中田土沃饒。然賦稅重而俗淫侈。故罕有百年富室。雖為大官家。不一二世。輒敗。許氏自國初至今。居邑之柴巷。無改也。有屋廬之美。田園市肆之入。又以詩書紹續。及給事君而貴。顯。初給事。令分宜已。敕封如其官。及是人方賀君將更有加封之命。而不幸已矣。君卒於嘉靖己未年六月初六日。得年六十有三。娶錢氏。封太孺人。子男一人。從龍。戶科給事中。女一人。適張必顯。孫男一人。汝愚。太學生。女二人。曾孫男女二人。有光。高大父時。已與君家交好。見家中文字。有顧惟誠。許鵬遠者。鵬遠

即承事君。而惟誠者。太保顧文康父也。高大父是以與兩家締姻。而大父與登仕君。又皆高年為社會。而君與家君。又同社。社中君最年少。癸丑之歲。給事同余北上。道中聯轡。嘗以登仕年老為憂。念意獨謂君壯盛未艾也。而登仕卒。裁踰六年。君亦卒。僅止於中壽。給事是以痛恨焉。亟圖所以不朽者。以予知其家世。因頗采示馮翊之政。俾次其大畧。存之家乘。他日墓隧銘誌之文詞。史館推封之制草。庶於斯有徵云。

按夏陽今韓城。臨晉今朝邑。徵今澄城。重泉今蒲城。皆同州屬縣。而同州漢左馮翊也。此文于總敘歷署縣篆處。用古名。後朝邑之所紀。蒲城之所紀。則用今名。而仍云臨晉。重泉。間肖像祀之。辭甚明白。後又言

既叙唐官自
不當用古地名
春

此文可汰春

馮翊之政則同州及諸屬縣皆在內地名古今互見
文章家常事常熟本因不得其解遂將總序諸縣及
二邑之所紀九十餘字盡刪之文字頓減精采錢宗
伯不選當以此故今從崑山本仍存之崑山本歷敘
諸縣中有郃陽今按上言署州縣事五則夏陽以下
四縣并同州是也若加郃陽則六矣况他縣皆用古
名獨郃陽是今縣名亦無此敘
法故斷以為衍文而去之莊識

封中憲大夫興化府知府周公行狀

公姓周氏諱書字存中其先汴人宋靖康末扈蹕臨
安至貴一公始家崑山之吳家橋貴一生思聰思聰
生士賢士賢生顯顯生明是為耕樂翁有行誼學士
吳文定公銘其墓曰剛直君子生四子長諱璿是為
樂清翁次諱璣諱玉諱衡衡太學生家世孝弟力田

至太學始用儒雅登上舍然兄弟並以貴雄鄉里吳
家橋在邑南千墩浦上直橋並小溪以東獨周氏兄
弟居之殆成聚落無他族其南惟有晏翁壻樂清生
四子公其季也母張氏公甫冠為晏翁壻雖在賓館
猶東西家也每入定省父母以其出壻憐愛之至則
喜見顏色少有志於學為博士弟子益自砥礪以病
不克卒業其病痰喘竟歲不瘳即瘳月復繼作然性
孝友恭謹不以病廢禮居母張碩人之憂號毀骨立
諸兒為之勸解哭愈哀惟見相隨擗踊則稍慰曰兒
能助吾哀自是病日益深樂清晚得末疾不能行又

其病以下教語
似可刪春

時時欲行。公旦夕扶掖。令諸兒讀書於傍。以更代。樂清。謂能將迎其意。喜曰。吾有子有孫。死不恨矣。兄弟友愛甚篤。不忍一日相離。仲兄嘗病。脹輿舁至家。晨夕不去側。湯藥必躬調以進。其他內外宗黨。待之曲有恩禮。見耆年。特加敬讓。人有犯。輒自反曰。吾其有以召之也。置不與較。自爲博士弟子。不遂。居常悒悒。故尤勤於教子。延師禮費不少。靳而規範之嚴。諸子循循。未嘗識人間佻宕之習。仲子憲。副君。自束髮。至於貴顯。所至必與天下知名之士遊。而居官律已。當世士大夫稱之。繫公之教也。其爲興化知府。政成。上計。得貶封如其官。金緋輝煌。然惴惴不敢當。自憲副君起進士。出守郡。至持憲節。專制海南。積官十餘年。依然故廬。無一瓦一椽之增焉。仲兄之歿也。公已病。亟力疾往哭。甚哀。公自是遂不復起矣。恭人姓晏氏。父諱安。母趙氏。性端重。寡言笑。與公伉儷五十年。相敬如一日。公自壯歲。嬰病。迄於壽考。左右調護之功。爲多。諸子自幼學時。公出外。卽爲標識書額。自督課之。其勤儉。出於天性。至貴。紡績未嘗釋手。晏翁蚤世。諸孤纍纍。皆庶出。恭人相其母。撫之極有恩。晏家業日圯。趙母生養死葬。悉出恭人。又與公謀置田。守翁

夫婦冢春秋祀焉。公生于成化壬寅六月六日卒于嘉靖丁未十二月十七日。得年六十六。恭人生于成化甲辰六月二十七日。卒于嘉靖丁未閏九月十一日。得年六十四。子男四大倫太學生。大禮即憲副君。大賓大器女二。適姚舜卿。凌天惠孫男女十五人。初憲副君之在興化也。數遣人迎養。公與恭人相謂曰。居官以潔已愛民為本。至彼有甘旨之累。且往來輿馬皆民力也。魚羹脫粟田中獨不能自具耶。遂堅却。不往。及誥封命下。憲副君即馳疏於朝。乞恩歸養。其畧云。自守郡以來。感激聖恩。未嘗不矢心勵行。以圖報効於萬一。不意構成疾病。雖勉強備位。而精神消耗。日不能支。伏念臣之父母。皆年踰六十。亦時患病。相去二千餘里。山海阻隔。音問不通。誠恐旦暮客死。重貽無窮之恨。臣嘗以是具達。而巡按御史等仰體朝廷用人之意。慰留調治。遷延至今。臣憂思愈甚。乃不得已。昧死哀鳴於闕下。臣竊惟為國忘家人。臣之道。而亦臣生平之所自誓也。然病廢無用於時。則聽其偃仰於父母之旁。以親旦夕之養。實國家教人以孝之道。况若臣病即死。則鞠躬盡瘁。臣之分願已畢。若乃反復淹綿。坐糜廩餼。臣罪益深。亦非朝廷用人

之意矣。伏望陛下俯察微臣，勅下吏部，容臣致仕。幸不即填溝壑，則扶杖進履之年，皆歌詠太平之日也。疏奏，朝廷勉留之。尋有廣南之命，不欲行。公與恭人強之上道，甫視事，而恭人之訃至。蓋三月之間，再涉鯨波，望國而公之訃又至。憲副君以是自傷云。精之先妣與公同祖，不幸蚤逝，嘗念少時之母家，羣從諸舅，每見輒哀憐慰藉，為談先妣生平，相與淚下。至今使人有戚戚渭陽之感。而憲副君又同學相知愛，故以公恭人之遺事，使子論次。因謂憲副君既以卓然有立於世，而推周氏之淳德淵源，蓋有所本，以附之。

家乘云

按周憲副告病疏，情詞懇惻，有李令伯之風。且憲副高堂白首，萬里遠宦，兩聞家訃，負痛終天，特載其告病疏，以見哀懇不允，不獲已而赴任。非以宦情奪其孝思者也。常熟本盡劑之，殊失作者之意。崑山本刪繁從簡，頗存梗槩。今從之。然觀鈔本刪者，不類太僕親筆。復古堂刻與鈔本元稿同。今仍錄于左。其畧曰：自守郡以來，感激聖恩，未嘗不矢心勵行，竭力保命，以圖報效于萬一。夫何福過災生，構成嘔逆病症，每對食，即作嘔流沫，盡日所食粥飯，不過一甌。外雖勉強作人步語，而精神消耗，日不能支。伏念臣父年已六十，有五，臣母亦六十，有三，俱持常患，病不能同赴任所。原籍相去二千餘里，山海阻隔，音問經年不通。誠恐旦暮客死，重貽父母無窮之恨。臣屢將情具達，巡按御史，并所轄布按二司守巡等道，俱蒙察臣患病是實，但各仰體朝廷用人之至意，俯責臣于守土之常經，俱美詞慰留，與臣調治痊可之日，仍前圖報。未蒙轉奏，遷延至今。臣憂患愈甚，疾病愈深，乃不得已，昧死哀鳴于闕下。臣竊惟為國忘家，人臣之道，而亦臣生自誓之初心也。然病廢無用于時，則聽其偃仰，呻吟于父母之旁，以親旦夕之

養獨非國家教人以孝者乎况若臣病即死則鞠躬盡瘁臣之分願已畢若乃反復淹綿坐糜廩餼臣罪益深而于朝廷用人以安土地之意亦大拂矣伏望陛下俯察微臣烏鳥私情實出中悃勅下吏部容臣致仕幸不即填溝壑則扶杖進履之年皆歌詠太平之日也此文錢宗伯汰之今仍存莊謙

魏誠甫行狀

嗚呼子娶于誠甫之女弟而知誠甫為深孰謂誠甫之賢而止于此蓋誠甫之病久矣自吾妻來歸或時道其兄輒憂其不久至於零涕既而吾妻死八年誠甫諸從昆弟三人皆壯健無疾皆死而後誠甫乃死於誠甫為幸然以誠甫之賢天不宜病之又竟死可悲也誠甫諱希明姓魏氏世為蘇州人始居長洲後

稍徙崑山之真義里曾大父諱鍾大父諱壁以力穡致富甲於縣中是生吾舅光祿典簿而誠甫之世父太常公以進士起家為當代名儒誠甫為人少而精悍有所為發於其心不可撓其少時頗恣睢莫能制也已而聞太常之訓忽焉有感遂砥礪於學以禮自匡飭是時誠甫為縣學弟子員與其輩四五人晨趨學舍四五人者常自為羣皆哀衣大帶規行矩步端拱而立博士諸生成目異之或前戲侮誠甫不為動每行市中童兒夾道譁然而誠甫端拱自若也誠甫生平無子弟之好獨購書數千卷及古法書名畫苟

欲得之。輒費不貲。其樂善慕義。常忻忻焉。以故郡中名士。多喜與誠甫交。每之郡。從之游者。率文學儒雅之流也。去其家數里。地名高墟。誠甫樂其幽勝。築別業焉。枝山祝允明。作高墟賦。以著其志。誠甫補太學生。三試京闈。不第。以病自廢。居家。猶日裒聚圖史。子時就誠甫宿。誠甫蚤起。移置紛然。子臥視之。笑其不自閑。誠甫亦顧子而笑。然莫能已也。雖病對人飲食。言語如平時。客至。出所藏繙閱。比罷去。未嘗有倦容。終已不改其所好。至於生產聚畜。絕不膺於心。固承藉祖父。亦其性有以然也。誠甫卒於嘉靖十九年十

二月乙酉年三十九娶龔氏裕州守天然之女子男二人長大順太學生次大化女一人孫男一人

先妣事畧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尚姪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為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舉之盡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

衛王改

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衍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干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雄敦尚簡實與人媠媠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纜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鑪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病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五
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請勅命事畧

先人諱正。世爲吳中著姓。先曾祖諱鳳。中成化甲午鄉試。選調兗州城武縣知縣。先祖諱紳。縣學生。爲太常卿夏景之孫。景以文學爲一時名臣。詩書之業。以故世有承傳。先祖家教尤嚴。先人蚤遊縣學。屢試不第。而有光後出。有名。及舉鄉試。先人遂謝去。先祖於諸父。有分。獨退讓。處其薄。先祖以高年篤老。先人與伯父。年亦皆逾七十。侍側日忻忻然。如少年兒子。

皆不知其老也。日閉門讀書。每自喜以爲有所得。性坦率。未嘗與人有爭。與里中結社。有香山洛社之風。社中人尤敬其德。稱其別號曰岫雲。言如出岫之雲。無心也。歲壬戌。有光八上春官。不第。還。先人遂以是年卒。年七十有八。又三年始登第。而先人不及見矣。悲夫。以有光之困於久試。祖父皆以高年待之。而竟不及。及先人之方歿。而始獲一第。曾不得一日之祿。養所以爲終天之恨也。有光仕宦旣不遂。獨幸以建儲詔得推封。此亦可少慰人子之情于萬一。敢敘其大畧。上之史館。

先妣姓周氏世家縣之吳家橋先外祖諱行太學生
家世以耕農爲業外祖始遊成均而後其從孫大禮
始舉進士爲河南左參政先妣河南之從姑也先妣
年十六歸先君聰明勤儉生伯姊與有光先後僅一
年先妣比歿有光與姊年七八歲已教之小學及女
紅甚習常程課不少借先人則怡怡然也不幸年二
十六卒所生弟妹又三人伯姊嫁河東都轉運使王
三接其在禮部時封伯姊爲安人有光獨久不第而
先人春秋高先妣墓木已拱有無窮之感也常默默
自媿其姊云

先妻魏氏光祿寺典簿庠之女太常卿謚恭簡公校
之從女也恭簡公爲當世名儒學者稱爲莊渠先生
云先妻少長富貴家及來歸甘澹薄親自操作時節
歸寧外家以有光門第之舊而先妻未嘗自言以爲
能可以自給及病妻母遣人日來省視始歎息以爲
姐何素不自言不知其貧之如此也嘗謂有光曰吾
日觀君殆非今世人丈夫當自立何憂日前貧困乎
事舅及繼姑孝敬閨門內外大小之人無不得其懽
人以爲有德如此不宜夭歿而生一子甚俊慧又天
僅存一女天道竟不可知矣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繼妻王氏吳中王氏多自以為太原之後然實無攷
獨先妻家譜系最明遠有承傳曾祖益讀書吳淞江
上時海虞大理寺卿章公格及吏部左侍郎葉文莊
公皆當世名卿以文字往來為締姻好屬再世壯男
子死家又苦役先妻少喪父妻母教之甚脩謹年十
八來歸不失婦道撫前子愛甚已子前子死時哭之
悲病遂亟其聰明慈愛蓋天性也魏氏生時有光方
年少為諸生及王氏方鄉舉家益貧歷歲歲北上辦
裝及下第之窮愁有光自歎生平於世無所得意獨
有兩妻之賢此亦釋家所謂隨意眷屬者也今蒙恩

封贈例當封妻前一人與最後一人而恩詔乃許移

封今妻費氏亦願推讓王氏則泉壤之下亦被希世

之曠典矣後以例不准移封乃封費孺人莊識

予自臨安辭謝臺省還過舟山午飯後舟中無事

因書此當即遣人赴京受勅雖簡畧數語下筆輒

為哽咽人生之痛無以加矣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吳門後學張震維訂

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為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為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

良少存作一經官
事耗其母錢令
括當從良以奉

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邪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為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于無入之地遭罹屯變無恒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方云二孝子行
皆卓絕無倫
奇宋氏贊

此文參用崑山常熟本

張云廣而不悞

疏王段

張自新初名鴻字子賓蘇州崑山人自新少讀書敏
 慧絕出古經中疑義羣子弟屹屹未有所得自新隨
 口而應若素了者性方簡無文飾見之者莫不訕笑
 目為鄉里人同舍生夜讀倦睡去自新以燈檠投之
 油污滿几正色切責若老師然髻鬣喪父家計不能
 支母曰吾見人家讀書如捕風影期望青紫萬不得
 一且命已至此何以書為自新涕泣長跪曰亡父以
 此命鴻且死未聞有他語鴻何敢且鴻寧以衣食
 憂吾母耶與其兄耕田度日帶笠荷鋤面色黧黑夜

志王段

歸則正襟危坐嘯歌古人飄飄然若存世外不知貧
 賤之為戚也兄為里長里多逃亡輸納無所出每歲
 終官府催科榜掠無完膚自新輒詣縣自代而匿其
 兄他所縣吏恠其意氣方授杖輒止之曰而何人者
 自新曰里長實書生也試之文立就慰而免之弱冠
 授徒他所歲歸省三四敝衣草履徒步往返為其母
 具酒食兄弟酣笑以為大樂自新視豪勢眇然不為
 意吳中子弟多輕儇冶鮮好衣服相聚集以褻語戲
 笑自新一切不省與之語不答議論古今意氣慷慨
 酒酣大聲曰宰天下竟何如目直上視氣勃勃若怒

羣兒至欲毆之補學官弟子員學官索贖金甚急自
 新實無所出數召笞辱意忽忽不樂欲棄去俄得疾
 卒自新為文博雅而有奇氣人無知之者予嘗以示
 吳純甫純甫好獎士類然其中所許可者不過一二
 人顧獨稱自新自新之卒也純甫買棺葬焉
 歸子曰余與自新遊最久見其面斥人過使人無所
 容儔人廣坐間出一語未嘗視人顏色笑罵紛集殊
 不為意其自信如此以自新之才使之有所用必有
 以自見者淪沒至此天可問邪世之乘時得勢意氣
 揚揚自謂已能者亦可以省矣語曰叢蘭欲茂秋風
 敗之余悲自新之死為之敘列其事自新家在新洋
 江口風雨之夜江濤有聲震動數里野老相語以為
 自新不亡云

方云日影之行非中庸公但悲惜之甚素未備茲文特工

可惜野老語近套王

顧隱君傳

隱君諱啟明字時顯世居崑山之七浦塘今為太倉
 人相傳晉司空和之後散居浦之南者其族分而為
 三故世稱其地曰三顧村云宋末有諱中二者兵燹
 之後盡喪其貲有田數頃遺其子公廉公廉生愚好
 濂洛之學讀書常憑一几几有剝處人以比之管幼
 安是為原魯先生原魯生五子其季爽贅居塘北又

爲塘北顧氏爽生謨、謨生昊、昊生四子寅、以明經爲始興教諭。其次卽隱君也。隱君有子曰存仁，舉嘉靖十一年進士，選調餘姚知縣，以最入爲禮科給事中。皇太子生，覃恩近侍，封隱君如其官。隱君爲人敦樸，麤率任真，尤不能與俗競。平生不識官府，會里中有徃役事，隱君爲之賦鴻雁之詩，戾止于吳門。君故生長海上，言語衣服猶故時海上人也。無纖毫城市媮靡之習，及貴，愈自斂約。就養餘姚，以力自隨。獨夜至官舍，縣中人無知者，敕受章服，閉門不交州郡。郡太守行鄉飲酒禮，到門迎請，終不一往。每旦焚香拜闕，一飲一食，必以手加額曰：「微天子恩，不得此。」居常讀書有所當意，每挾摘向人談說不休，曰：「吾不信今人非古人也。」故平生未嘗愛財，未嘗疑人。季弟鍾蚤世，先屬意隱君子爲後。隱君固讓其兄子。在餘姚，見家人持官物卽槌碎，加詬責焉。雖流離顛沛之際，孜孜以濟人爲務，有乞貸，分貲予之。知其人必負業已許之，不變也。或僞指隱君賺人金，隱君曰：「吾不知金而金實爲我卒償之，而不自言。」州大夫建綽楔，使人送其直，送者詭曰：「此吾贖金也，而非其罪。」隱君惻然遽還之。里有某宅某墓地相隣，比有某橋道未修，有某

死未殮葬以告必得所欲至其所自奉布衣蔬食而已。瀕海多逋稅置役田以恤其里人嘗曰海上吾故鄉吾不能一日亡首丘之志故自號海隱居士時時往廬于墓側從始興君遊年老兄弟相樂也竟自海上得疾以歸而卒初隱君未六十爲教曰古人葬以掩形務從朴實觀美何益吾葬不拘忌棺必油杉有一不然是爲逆命因乞始興君書之勒石于墓存仁爲禮科給事中以言事忤旨謫居保安州保安州在居庸關外自稱居庸山人

贊曰顧氏自丞相肅侯始著于吳錄司馬氏渡江顧賀紀薛號稱世胄高門蓋其來久矣正德嘉靖間溱濟兄弟一時起海上竝爲給事中最後山人繼之卽所謂三顧族也余少從山人遊至貴顯終始不改其操可謂純篤君子矣及觀隱君行事考論其家世蓋有以哉家宰玉峰朱公以碩德元老爲之銘可以不媿而通叅張先生之狀尤爲詳覈余得而論次之云

元忠張君家傳

元忠旣歿之三年其子士淪葬之縣東南以爲墓銘所以藏諸幽也將欲發揚先人之德莫如傳昔太史公贊畱侯云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其論田橫則

恨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今二子之畫無有也而尚猶想見其人豈不以傳哉古之孝子色不忘乎目聲不忘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士淪之見吾先人者安敢忘諸遂以其所撰先人事數百言乞予爲傳予讀而悲之爲敘次其語作張元忠家傳元忠名廷臣字元忠其先汴人宋南渡徙家于蘇州之崑山弘治間割崑山之東爲太倉故今爲州人而其家猶在崑山之治城高祖能新城知縣曾祖汪潮陽訓導祖鑾封承德郎刑部主事父寬舉進士歷官至廣東僉事元忠生而敏慧僉憲公奇愛之初爲錢塘令元忠方五六歲携以之官每僚佐宴集必呼與俱應對機警禮容秩然人咸異之時有詐爲臺檄者元忠從旁辯其誣已而果然縣中老吏皆驚懼年十九補學官弟子員等例貢太學祭酒增城湛公亟稱之未幾中南都鄉試學士內江張公尤加賞識元忠少尪弱多疾藥餌不絕於口又宦家子弟然自力於學蚤歲得舉而尤能治家其遇事強敏精悍總理操切無所縱貸僉憲公其始宦遊在外迨其罷歸獨日召故人賓客飲酒而已故與僉憲公交者皆稱其有子而自以爲不可及云自初舉至其卒凡六試南宮不第卒時年四

十三元忠爲人楚楚門內外斬然雖盛暑燕坐未嘗解帶與人語纏纏不止也

贊曰予聞元忠之將死縣有郁君善相人元忠聞其在所親家飲酒使人訶之曰是必談我已而酒次郁君果言元忠必不可起明日元忠召郁君與對坐啜粥談論竟日其精強自持類如此自以蚤歲發解進士可必得以其所爲家者施于吏事優然有餘而卒困蹶此其所以有遺恨也

章永州家傳

君姓章氏諱榮字宗肅世爲海虞人曾祖珪宣德中舉賢良方正拜監察御史論三楊學士有直聲生四子儀國子助教表廣西布政司右叅議格南京大理寺卿律都察院左都御史大理有高節致仕家居縣令揚名父以其清貧買田給之謝不受名父爲構亭虞山上獨時時邀與登覽相對飲酒名其亭曰仰高云大理生沐贈單縣知縣君之父也君爲人孝友入縣學以德行爲博士所稱舉嘗從鄉先生都御史陳公遊後中南京鄉試入南太學是時增城湛公高陵呂公並以八座居畱都開門講道學者雲集君兩遊其門屢上春官不第選調單縣知縣單瀕河而地窪

下每歲桃花水發河南人夜過河盜決隄防民患苦之君至適盜決者水將泛率丁夫伐木增椿晝夜捍禦卒以無虞少年爲胥卒趨走縣庭候伺短長規爲不法或以爲言君曰是於我無顯迹不宜豫逆之撫以恩信皆感激思爲用山東盜賊多逃入單縣界中單人爲囊橐積不能得於是諸少年爲君耳目盡獲之院司所下逐盜文符無慮百數君一日條具申報上官以爲能田賦法弊乃詢民所欲而畝歛以錢民便之齊魯間皆推用其法有■兵自寧武關趨太原聲言欲向山東都御史議兵事部署將帥獨畱單縣

令轅門會■信不至而罷陞安吉州知州歲旱民饑殫力賑救多所全活其民好訟恒以理解之有匿稅者爲案籍人人閱之鞭扑不用而逋負悉出君歎曰此豈古頭會法也吾以救弊而已州所治孝豐迄君去一無所擾其縣人至不知有州焉遷永州府同知永州在楚越間號無事太守日閉門高臥以郡事委君君亦優游而已上疏乞休方治行而卒此其弟宗實之所稱者云爾宗實父涯君之從父初無子以君爲子晚得宗實君撫而教之令爲鄉貢進士

歸子曰大理公與予外高祖太常公有姻予少時數

從祖母之外家蓋聞章卿云及登虞山求所謂仰高亭者已蕪沒於空烟翠樹間矣於是識永州君恂恂然君子人也往予試南宮君自安靖來朝過予邸舍懽飲上馬去予顧其弟言君近形神不偕久官勞粹而致然耶抑有所不自得者而竟死永州悲夫仕雖不遂論其行事可以不愧於先人矣

戴錦衣家傳

戴錦衣者父文潤其先湖州之德清人後爲安陸人安陸今之承天府也文潤家州郭外爲興府良醫事睿宗皇帝父戴隱君歿文潤以毀滅性郢中人以

孟子之語題其廬曰終慕故錦衣家有終慕之堂夫
人徐氏夫亡時年二十九子經甫七歲卽錦衣也家
貧克勵清操以拊其孤及錦衣貴終不改其淡泊故
錦衣家有高節之堂今皇帝以親藩入繼大統國中
舊臣皆用恩澤升錦衣年甚少補環衛積功勞至
指揮使錦衣之職於上十二衛最親貴兼領詔獄士
大夫被逮者多見掠辱少有全者而錦衣恂恂然爲
人尤仁恕凡被繫者往往從其人問學常保護之御
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員外郎劉魁禁繫累年三人已
赦出相謂曰微戴君吾等安得生至今日乎爵尚書

豹亦在繫甚稱錦衣之德謝都御史存儒巡撫河南
以師尚詔反錦衣奉駕帖往逮行數千里衣破弊謝
公以一縑贈之卻不受錦衣今謝事家居門庭寂然
其清素如此錦衣名經字伯常
歸子曰余寓京師南薰坊錦衣時過從示余以家所
藏文字為笈其蕪而歸之質作戴錦衣家傳然余讀
華亭楊奉常之論終慕有旨哉有旨哉

資京京兆尹王公傳

京兆尹王公震字威遠曾祖景賢初自燕南徙任縣
遂古籍于縣今為邢臺人祖壘之德開以鄉進士為

平度州同知抗中使謫戍灤州數歲病思歸子整上
疏代父整戍又二十八年始赦還整妻亦死於戍後
妻生公體貌豐偉善騎射博涉經史弘治癸丑進士
觀政大理授戶部主事奉使部送犒軍銀于西夏至
紅城堡後又使雲中至陽和堡卒為圍公皆率眾
守禦以解去正德初權九江稅劉瑾愛幸蒼頭奴
唐英王俊至多所誅求公絕不為禮時瑾怙權流毒
天下士大夫二人還欲訴于瑾皆病死於道人以為
公幸遷員外郎尚書韓文為瑾陷下獄罰贖二千石
公率其僚捐三年俸贖韓尚書得出庚午川湖盜劉

烈起猖獗甚。上命兵部尚書洪鍾討之。洪尚書奏公知兵，請以爲鄖陽守。迄平寇，甚得鄖陽之力。歷陞河南左右叅政、潁川盜小張虎嘯聚，公往捕之，不四月，小張虎就擒，戮小張虎餘黨，全活甚衆。潁川人感其德，立祠祀之。嘉靖初，陞河南左布政。是年冬，陞應天府尹，奏罷上元江寧花園夫千餘人，省諸官寺獄具銀千餘兩，覈江灘蘆葦千餘頃，以佐赤縣里甲費。尋上書乞骸骨歸。初，公舉進士，二親皆在堂，未幾相繼卒，所至扁其居爲永感。長沙李文正公率館閣諸公爲賦詩，趙郡石文隱公爲之序，自是每陞一官，必悲思其親，自在部已獲推贈，及爲京兆，得贈三世，皆如其官。公天性純孝，有厚德，嘗在京師，鄖人張得才爲部從事，病死，妻子貧不能歸，公聞之，愴然捐金助其喪。還後，其子寅中鄉舉來謝，言其父喪前至金陵，欲寄其鄉人舟，鄉人負約，遂寄他舟。經小孤山，鄉人之舟覆過吉水，欲寓山寺，寺僧固拒不納。經久而寺焚，以公之施惠孤喪，與神明符也。公旣歸，所蓄書數千卷，悉輦送郡學，以資學者講習。家居杜門，足跡不至公府。今邢州士大夫雖隆貴，門第不改布素，至以造官府爲恥。子弟歛戢，市無綺紈之遊，繇公之化也。

嘉靖辛丑年八十二卒訃聞賜葬祭子某公之
贊曰予至邢訪其先賢士大夫近代皆稱王京兆京
兆所居官其條教方畧無文字可考僅僅得其家狀
履歷然今邢中風俗之厚本於王京兆予數過學宮
取其遺書讀之為之歎息其高風可仰矣予以是論
次之其後人亦繼人負其家聲出而為山澤人

其後人亦繼人負其家聲出而為山澤人

渭南居士者姓杜氏名孟乾其先自魏滑徙扶溝邑
居洧水南故以為號曾祖清以明經任大同經歷祖
璿贈戶部主事父紹進士官戶部主事居士少為諸

生已有名歲大比督學第其文為首而戶部乃次居
四時戶部得舉人曰此子不欲先其父耳久之竟不
第貢入太學選調清苑主簿比馬政卻禮幣之贈數
言利病於太守又欲開郎山煤導九河諸所條畫皆
切於時太守嗟異之會翔蘆溝河橋雷尚書檄入郡
選其才得清苑主簿而委任焉然苑人愛其仁恕及
聞居士之孫化中舉於鄉喜相謂曰固知吾杜母之
有後也陞瀘州經歷邢內艱服闋改鞏昌至則陳茶
馬利病太守器其能郡事多咨焉竟卒於官年五十
居士為學精博尤長於詩所交皆知名士平生尚氣

輕財收卹姻黨字孤寡不憚分產畀之縣中有事皆
 來取決伉直不容人之過族人子弟往往遭撻楚然
 未嘗宿畱於中皆敬服而怨讟者鮮矣初洧水東折
 歲久衝淤轉而北居士力言於令改濬以達於河扶
 溝人賴其利為之語曰洧水淤老幼啼洧水通賴杜
 公居士於家事不訾省聞有善書多方購之建書樓
 且戒子孫善保守刻石以記所著有洧南文集洧南
 詩集北上藁南歸藁西行藁五經韻語書經駟駁藁
 集醫方若干卷君既沒其從父弟孟詩狀其行如此
 嘉靖四十四年化中登進士明年為邢州司理隆慶
 三年吳郡歸有光化中同年進士也來為司馬因採
 孟詩語著之其家傳

歸子曰大梁固多奇士尤以詩名吾讀洧南詩意其
 人必超然埃壒之表及為小官似非所屑顧必欲有
 以自見乃知古人之志行所存不可測也視世之規
 規譎譎無居士之高情逸興雖為官豈能辨治哉化
 中蓋深以予言為然云

周封君傳

周封君者廣東按察司副使周美濟叔之父也其先
 海虞人後徙崑山之茆涇祖父好道家言人稱為玄

本公封君自茆涇入居縣城馬鞍山陽馬鞍山里俗
所謂玉山者也故自號玉川云濟叔少時封君口授
以書比數歲遣從師學暮歸輒燃膏令從旁讀誦夜
分乃寢率以爲常及濟叔入郡學念已自能進取遂
不復閱省日取醫卜地理星命書觀之尤精小兒痘
疹決死生晷刻不爽晨起焚香拜神忌日祭祀常感
傷悲泣其爲人誠樸任真子貴猶淡食布衣與人諄
諄皆平生語人尤以是敬之自推命數年七十九適
生日值其所生年甲子喜曰吾當增壽一紀可得八
十九至期設祭祀訣祖考無疾而終初濟叔爲尚書

秋官郎封君就養在京師秩滿受封父子相隨奉天
門謝恩觀者歎息內侍引入禁苑徧觀玉堂神明漸
臺泰液之勝餉以內珍曰封君謝恩者蓋少况年逾
八十健爽如此者乎掖送出長安門而別及濟叔出
僉湖憲封君尚隨居蘄黃間也北徙蜀藩送至長橋
曰吾老矣不能從兒行也且暮遲汝歸耳濟叔至官
奉敕督理黃籍遭迴二載及海南命下卽上疏歸養
下隴坻倍道行至家逾月而封君歿

歸子曰濟叔嘗爲余言在蜀時按行所部經邛邽九
折阪又登峩峩山雲霞飛湧其下下視東吳何啻萬

里詩有之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夙夜無已猶來無止
余論周封君事蓋傷人子之志云

東園翁家傳

東園翁馬勗者字文遠長洲甫里人翁蚤孤事其母
甚謹出入必告初好內典有賣錫者勸令讀儒書遂
通詩易史傳洪武中涼國公得罪尸於市翁時遊京
師哀之往觀歎焉幾為邏卒所縛大理寺少卿胡槩
巡撫蘇州翁為鄉老胡卿對衆有謔語翁諫以為非
大人在上者所宜胡卿乃謝之邑民虞宗蠻以豪當
簿錄時巡撫無行院居瑞光寺胡卿雅善其僧僧特

為宗蠻請胡卿曰當問馬者胡卿重翁不名而呼其
姓也僧乃私許翁百金翁起便旋搖其首僧以為少
也益之千金翁竟不許遂沒宗蠻家他郡送囚至皆
已論死翁知有冤不及白意常恨之臨安關吏苛留
人翁從胡卿入抗言之關吏誅死胡卿養鶴市兒不
知擊死之逮及其父母翁以市兒為家僮携之入見
胡卿乃以死鶴予市兒嘗為胡卿規建書院即今巡
撫行院治所也翁與人有讐會舉鄉老其人慮翁居
其間置酒試翁翁大言曰是宜為鄉老其人側耳於
壁間聽因喜躍出曰翁不計吾怨遂與交好翁蓋謂

其才能堪之也。其不私類如此。翁雖以鄉老時時從胡卿而好讀書，築精舍于眠牛涇，遠近來賀，至以困貯菓，郡別駕張大猷登拜於堂，扁之曰東園。故甫里至今稱東園翁云。翁與徵士周谷賓、鄱陽令趙宗文、交善。皆甫里人。谷賓，姚少師薦至京師，以跛辭歸。宗文，洪武間舉人，林辭以母老，永樂三年翰林典籍梁用行薦爲鄱陽令，嘗爲翁作翠雲朶歌。翠雲朶者，東園石也。翁三子望、企、行，望子杲、昂、杲，望嘗相其三子曰：伯有錢而無權，仲蠶眼有錢，季鶩行鴨步，當以萬計，其後皆如其言。杲爲楊氏贅婿，不爲舅所禮，夫婦

空手不持一錢而出，卒自奮積貲鉅萬。馬氏蓋興於成化間，後諸子皆能繼其業，遂甲於甫里，爲長洲著姓。諸孫淮以太學生調官海南，還七十餘，好學不倦。瀚太學生，好尚文雅，用拯爲諸生通史學，曾孫致遠，南京鄉貢進士。

贊曰：余論東園翁，悉載用拯之詞，蓋以爲其家傳不得而畧焉。用拯，余女弟夫也。余聞吳故有大理卿熊槩，巡撫類以没人產爲事，吳民冤痛，今馬氏書謂熊爲胡悞也。以槩之酷，東園翁事之，觀死鶴事，其所匡拯，豈少哉？是必有陰德，宜其子孫之盛也。

考大臣年表及江西

人物志皆作熊槩何喬遠名山藏云宣德初使大理卿胡槩巡視應天諸郡槩豐城人本姓熊以從母適胡因胡姓官終右都御史後復姓亦載馬勗事與馬氏書合諸書記事從其已復之姓先太僕據之故稱熊槩馬氏書但知其撫吳時之姓故稱胡槩皆不為誤莊識

何長者傳

何長者名緒字克承家會昌之白埠倚蕭帝巖爲居長者父卒兄纓與其子亦蚤卒遺孤孫而長者庶弟方十歲皆撫育以至成人長者既善治生產於其父業贏數十倍弟約與其兄孫請與長者分長者會其貲以爲三兄弟平受之不以祖父貽與已所創爲區別也人有急求醫田長者與之價過當其後事已輒

悔其田長者還之不責償年既老鄉里高其行縣爲請鄉飲酒固謝終不肯與而會昌人皆稱以爲何長者云長者妻劉氏會昌城遡流南八十里曰湘鄉鄉有九田之屬平川沃壤多富人而白埠有何氏小田有劉氏爲甲族故長者與爲姻長者所以能撫孤造家四世同居無間言世謂家人之離起于婦人凡長者之美類劉氏助成之也劉孺人事姑尤孝姑年八十六奉養備至爲人平恕有夜舐其篋者物色之得其人家人欲聞之官問孺人所亡金若干孺人曰金無多無用窮詰爲也竟不言盜遂獲免會昌人皆云

不獨何君乃其婦亦長者也故爲作何長者傳
歸子曰長者之子涓與余同在六館今來佐縣民有
德焉至觀長者之行宜有子哉何侯以事至南都見
其鄉大宗伯尹公尹公題其堂曰永慕而何侯之於
其先對人未嘗不流涕言之也

筠溪翁傳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
楹有筠溪翁居其間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
戶外余往省之見翁頽然晳白延余坐淪茗以進舉
架上書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謝而還久之遂不相

聞然余逢人輒問筠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
恙每展所予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卿從江
上來言翁居南澥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清編摩殆不
去手侍婢生子方呱呱西卿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
見加少亦異矣哉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僚慄野草
枯黃日將晡余循去徑還家媪兒子以遠客至具酒
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
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間
視吾家之溘然而盡者翁始如千歲人昔東坡先生
爲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爲古之得道者常遊行

人間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筠溪翁固在吳淞
烟水間豈方山子之謂哉或曰筠溪翁非神儒家者
流抑巖處之高士也歟

方云寫筠溪翁高行
水天半朱霞

可茶小傳

可茶爲秦越人之術醫者稱工蓋始可茶有賢母蚤
寡家貧欲爲縣書獄母曰爲是者多辱苟貧不能業
獨不可賣蚊烟凉筴遣日乎可茶願爲醫其女兄之
夫沈氏顛顛在練城世有傳業可茶日往記數方還
錄之又觀其製劑和丸皆得之乃爲醫方坐肆有求
療者饋紅菱青葱母喜曰是子醫必効饋鮮菱者如

顛音信項以

僂靈也方言以家饒裕爲從容是慈之兆耶可茶醫
果日進求者屢滿戶外可茶或自外歸酒醉母卽怒
責之可茶善候顏色母少有不樂未嘗不長跪母旣
責其飲酒醉卽終身飲未嘗敢醉其他事受教戒皆
如此母所不嗜食物卽終身不食每至生辰長齋數
日中歲無子欲買妾母恐其家失和意不欲買妾卽
不買妾寡姊有一子因以爲己子而養其姊三十餘
年至今無恙其孝友如此至于醫貧者徒施藥與之
雖富亦不望報以故縣中士大夫皆愛敬之嘉靖四
十年冬予兒子患疹可茶爲撒已事來自練城三十

里晝夜調視兒竟獲安不獨其技然而其為人慈愛使人感歎余與可茶論小兒疹前世稱陳文中異攻散施於江淮間無不效今醫家以為不可用時其危急死而復生之其所製劑多秘不言以為有神術竊窺之即陳氏方也然可茶守丹溪之說自謂恒得中醫至自比李英公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云可茶名卿姓蘇氏

贊曰孔子稱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古之醫師疾醫皆士大夫也以可茶之孝施之于醫其活人可勝道哉

方云其文可傳其人可敬

鹿野翁傳

鹿野翁姓李氏名元壽少工書嘗書諸經四書小本楷法精善三原王端毅公巡撫江南見而愛之呼為李生使侍舟中無事輒令李生朗誦大禹謨咎繇篇欽衽以聽焉又嘗為顧御史寫進本奏書天子以其書為善鹿野翁為人淳篤其訓子弟有法而又善書以是為縉紳所重邑中有文字必經鹿野翁手相為推引往往他州碑石多鹿野翁所書也

歸子曰余少聞邑東門有李元壽善書云然余故不識元壽元壽書余亦未之見也其子始出所藏文字

求余論之夫書於學者事末矣而今人未有能治古
人者邑里之中如鹿野翁其亦足稱哉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後學董正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傳

王烈婦傳

震川諸烈婦傳以此為第一而陶節婦傳次之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土家崑山之西益瀆村崑故有
薛烈婦彭節婦嘗居其地舍候今有薛冢焉百六十
年間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土門其墓園枯竹
更青三年三生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
死世謂芝為瑞草芝之應恒於壽考貴富康寧而於
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土病且死自憐
貧無子難為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土目瞑為絕水

通體求一閑字
剩句不可得語
精奇而又不
更有刻削之
迹此等文純得
力於史記惟其
目三韓歐故之
與韓歐並駕

嗒若松切嗒
吐酸列子說府
扁西手據地而
歐之不吐嗒先

漢書申屠嘉
家貧傭居漆
二粟小五言漆

其外
張玄甫往既練
遺大功之喪麻
葛重

叙烈婦死事首
尾以字其有中
景有情有事有
教有色則見錯
出入化人之宮
以觀幻令戲令
人心神厥眩耳目
顛迷言以極形

其炊王
真史記蓋以情
勝其美雲川所
獨得非可勉強
也王

漿家人作糜強進之烈婦不得已一舉輒輦蹙曰視
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嗒嗒吐出每涕泣呼天欲與
俱去家人頗目屬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更八
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焚楮作禮
俛首竊淚下聞然向夫語見漆工塗棺曰善為之徐
步入房聞闔戶聲縊死矣麻葛重襲面上尸也
歸子曰王土之祖父舊為吾家比鄰世通遊好子髫
年從師士亦來長與案等耳不謂其後迺有賢婦異
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淑
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子不暇論論其大

者

口云文外獨絕愈談愈悲愈澗愈遠此文前虛設實
其接極頓挫至最有味張云潔

韋節婦傳

韋節婦九江德化人姓許氏為同縣韋起妻節婦歸
韋氏八年夫死生子甫八月父母憐之意欲令改適
然見其悲哀終不敢言也夫亡後有所遺貲復失之
貧甚幾無以自存而節操愈厲尤善哭其夫哭必極
哀蓋二十餘年其哭如初喪之日以故年四十而衰
髮盡白口中無齒如七十餘歲人初所生八月兒多
病死者數矣節婦謂其姑曰兒病如此奈何吾所以
不死乃以此兒今如是悔不從死因仰天呼曰天乎

不能為韋氏延此一息乎兒不食即節婦亦不食歲
 歲如是至六七歲猶病後乃得無恙既長教之學名
 曰必榮已而為郡學弟子員始有廩米之養自未入
 郡學無廩米之養非紡績艱難不給食也議者以謂節婦
 之所處視他婦人守節者艱難蓋百倍之至于終身
 而毀其誠蓋出於天性尤所難者節婦既沒必榮以
 貢廷試選為蘇州嘉定學官
 贊曰予嘗從韋先生游問洞庭彭蠡江水所匯處及
 廬山白鹿洞想見昔賢之遺跡而後乃聞韋夫人之
 節然先生恂恂儒者其夫人之教耶

○五 陶節婦傳

以殉夫事狀錯綜
 但欲成篇此文
 蒙曰自云從夫風
 中作得舉筆更
 似嗟亦雪也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
 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
 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
 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為子
 葬地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
 何為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為子舸穴
 婦即自買磚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
 去側反托時尚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廁踰自浣洒之
 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

太史公為吳王濞
列傳首尾四千餘
言信云初吳王首
反并將楚之兵連
齊趙三月起兵
三月皆破獨趙
後下只用二四家
括盡此又篇末
六只用二餘家
真有一口吸盡
西江之勢者人所
謂命世之筆力
也王

史記外戚世家
欲連固根本年
甚柳子厚童
區吳可傳愈東

傅字甚
百折而出之
功以原錄

先生云命善書
者書之可譽百
送連城使天下知
有此歸且知有定
也嗚呼以先生之筆
不得居館閣掌
史策為朝廷大利
作而伏處荒江僅
為一野人作法
傳之可悲矣附書
於此以見先生文
集尚多未出之
蘊云
史記蔡隆傳豈非
道德之符而聖人
所謂吉祥善事
者也

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
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
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尚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
舫妻言姑亡後不知所以為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
耳獨小嬸共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
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屏金和水服之不
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
西給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沉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
望見之既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
菱根牢甚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

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

墩浦上

昔人論文章順易而逆難此贊前二行字有逆故奇王

贊曰婦以從夫為義假令節婦遂隨子舸死而世猶

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槩之於古人

何媿哉初婦父玉崗為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

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為不幸卒其所成為

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張云峻方云婦甚賢必此文乃是傳之

計烈婦傳

計烈婦柳州馬平人平遠知縣王化妻嘉靖四十三
年先是南詔山賊流劫江西湖東西殺憲臣三省

騷動者數年已降而復叛去王君受命為平遠平遠
 時新建王君開除荒萊招撫流亡規造新邑會田坑
 賊突起將過江閩為患時初縣城櫓未立王君以其
 孥寄壽昌與賊戰黃沙石子嶺多有殺獲已復搗仙
 花崗擒斬賊首復與賊戰為其所困賊因遣間至會
 昌曰王知縣死矣烈婦聞之即沐浴更衣告天曰吾
 夫為國死吾義不忍獨生因指六歲兒曰天乎願保
 此一息以延王氏血食以兒抱置妾懷中磨笄自殺
 有司以聞王君亦以平賊功超拜廣東按察司副使
 詔婦所在春秋奉祠初王君父尚學嘉靖二十九年

後事潔淨
 不存一言約而
 不失一詞

為兵部職方郎中薄都城王郎中力贊出兵而丁
 尚書為權臣所悞不出兵因以論死王郎中當隨坐
 丁尚書獨自引罪以故得減死論丁尚書在西市見
 王君呼曰爾父得無坐耶果爾可謂有天道吾死不
 恨矣王郎中故在部中守法能敢為而王君有父風
 烈婦父某潮州通判弟坤亨國子博士謙亨嘉靖四
 十四年進士兩人皆在京師謙亨與余同榜而博士
 先教崑山與余善余故知烈婦事為詳蓋兩家詩書
 禮義之族而烈婦天姿懿淑其死非一時感慨者所
 同也要之王君蒙峻擢顯名於世雖以立功實亦因

烈婦之死爲之增重云

沈節婦傳

沈節婦者湖州安吉孝豐人吳祥九之妻節婦歸吳氏時年十六而祥九年十八間歲祥九病劇節婦割股以進不瘡祥九竟死節婦每哭輒死復生見者皆爲流涕終日不離殯所比葬設几筵居幃中哭泣如初殯時舅姑憐之爲好言勸解皆不答久之父母謀奪其志卽大慟閉戶引刀截髮自誓居三日忽晨起出戶走數里之祥九墓山深無人多虎狼獨居塚間哭不絕聲諸大人從求得之乃皆相謂曰始謂婦少年難守故計令他適今其志如此殆不可復強因爲置後節婦遂安之祥九與其弟有分節婦獨取田數畝才足自贍而已曰叔子衆吾不可以多取舅姑死喪之六年如禮吳氏大族其尊與舅姑等者事之如舅姑蓋年十八而寡至七十二而終爲祥九後者弟之子曰惟一隆慶二年冬其從子維京倅蘇州爲子言其事

贊曰子聞沈節婦不獨其志行也至推分其叔抑亦退讓逡逡有禮矣余官雒城往來茗溪欲泝茗水上天目山過訪孝豐吳氏會遷不果蓋其家富貴多巨

公長者矣。至如節婦之高行，亦安可少哉。亦安可少哉。

蔡孺人傳

蔡孺人真真，福州太守朱公豹之妻也。父蔡翁多女而無子，因語蔡媪。後母舉女，及蔡媪有娠，父夢異人授之玉珎十五，至十五月而生女，以為奇，乃舉之。卽蔡孺人也。孺人生而端重，寡言笑，能讀孝經。列女傳及歸，小公朱公時為諸生，貧，孺人躬操作以資給之。朱公時母在堂，兄弟五人皆同爨，孝睦之譽洽於閭。果未公為御史，受誥封被服布素，如其夫為諸生時。

始朱公舉進士，令奉化，再調餘姚，其後為二千石，皆以清廉著聞。福州廨中有鷓鴣二，其子察卿愛弄之，欲持歸。孺人曰：爾父未嘗持官物，二鳥亦官物也。竟不許。朱公卒時，察卿九歲，其女七歲。孺人泣語人曰：女吾出，然終為他家婦。此子若不立，何以承朱氏宗祚。故於察卿教之甚嚴，每夜篝燈火，令從夢誦讀，時或加笞，已復流涕，中心實憐愛之也。出入必令老僕隨之，戒毋與輕俠遊。朱公前妻有瞽女，孺人為取壻，終身養之。女死，復收卹其孤，嘗寄人黃金，其家遭變，倉卒不知其鎰，但以枚數使二媪昇來。及歸時，或勸

銘之而藏其羸孺人不許遂完歸之察卿已成立孺人曰吾死可以下見汝父矣孺人年五十奉佛道齋疏十有六年臨死召戚屬分釵衣辭訣謂察卿及其女曰吾死毋遽哭我以怛化俄頃整襟而逝歸子曰余至上海過察卿所讀其先世遺集自元仲云先生以來三百年世有文學而朱公所至官著風節及觀蔡孺人之事海上稱詩書禮義之家有以哉察卿復攻文有孝行不媿賢母之教云

俞楫甫妻傳

俞允濟楫甫妻周孺人生而令淑明敏其死楫甫

楫甫哭之

之悲甚女子死不以色愛而使丈夫悲之未有如孺人者也孺人祖倫刑部尚書康僖公父鳳鳴大理寺左寺丞母顧氏封宜人孺人少通孝經小學歟見奇警大理公曰吾得生男子如此女足矣有以錦綺來市心欲之而不敢言大理公知之謂顧宜人曰壻家貧女須荆釵布裙無用此也孺人慚後常却袷麗不御初楫甫父璋與大理同進士卒官評事宦不遂而周氏父子官顯門戶赫奕而楫甫近衰落孺人恬然不知為尚書家女姑病日侍湯藥喪之盡哀楫甫有兩兄同居三十年娣姒間絕無嫌間楫甫從父官嶺

南觸瘴霧獨遺一女子還孺人育養齋嫁尋死復為
 治葬具治家儲侍米鹽賓客張具必盡其能見里媪
 慰妯未嘗以色加又持抽一事言之其明識通人時縣胥以稅糧為奸利巧設方故
 以疑誤人謂之改兌楫甫亦惑而從之孺人曰此雖
 獲少贏後必悔未幾事敗楫甫甚不樂孺人曰事豈
 可復悔耶第償之而已大理既歿家大有疑事顧宜
 人輒就問其女蓋推其明識也卒年四十三
 贊曰余聞楫甫稱其婦如此問其姻戚良然女子賢
 異於丈夫而行顧不外聞人以是輒不信余嘗再失
 婦有楫甫之悲而不能以告人其悲也獨自知之

夫已昔雍門子琴而孟嘗於邑事固有相感者悲夫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譜 世家

夏氏世譜

禹之先出於黃帝而別氏姓姒氏其後分封以國為
 姓有夏后氏夏今陝州夏縣禹所都因以為有天下
 之號者也殷湯時有夏革衛有夏戊夏期而陳別有
 夏氏以王父字所謂少西氏媯姓之後也楚漢之際
 陳餘為代王以趙王弱國初定自傅之夏說為相國
 守代漢易太子夏黃公避秦而隱留侯招之出卒定
 漢嗣夏寬從申公齊魯間受詩事武帝為陽城內史

索隱引陳留
 志云夏黃公姓
 崔名廣字少通
 齊人隱居夏
 里修道故號曰
 夏黃公據此則

夏者其所居里
名與東園街
里角里一例非
此之索隱又云
王勳據崔氏周
氏世譜及陶潛
只月而為此說
則其說固有所
本矣公人多
以夏其公姓夏
黃氏世譜又稱
乃黃公而姓黃
未知誰是此
載其說以俟考
王

以廉節稱夏恭蒙陰人習韓詩孟氏易光武拜為郎
中遷泰山都尉從學者常千人門人私謚曰宣明其
子牙舉孝廉鄉人稱為文德先生而夏勤官至司空
夏馥陳留圉人與范滂張儉同被詔捕為黨魁變形
入林慮山中夏統者不事司馬晉傲睨王公賈充見
於洛水而異之夏方者少喪父母負土為墳虎豹皆
來馴擾其傍為五官中郎將除高山令統方皆會稽
永興人也夏孝先桐廬人嘗廬墓有野火延燒近墓
孝先悲繞號慟鳥獸羣以毛羽濡水撲滅之宋夏遇
并州榆次人為武騎將軍與契丹戰歿子守恩天雄

泰寧武寧節度使守贇同知樞密院事贈太尉謚忠
僖公守贇子隨都總管沿邊招討副使贈昭信軍節
度使謚莊恪公並寵顯於真宗仁宗之世任西北邊
帥夏承皓江州德安人以右侍戰歿於契丹子竦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侍中鄭國公謚文莊公子安期龍
圖閣學士兼侍讀知延州竦有文學才術而安期亦
以才居邊任夏執中袁州宜春人姊宋孝宗成恭皇
后以恩澤官奉國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加少保循
守禮法不以外戚干政初秦莊襄王母夏太后宋成
恭皇后國朝武宗莊肅皇后夏氏為皇后者三人

莊肅皇后洛陽人也宋末夏士林爲簽書樞密院事
夏貴爲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貴竟以兩淮歸元
爲淮西安撫使而元軍入皖城通判夏猗死焉國朝
高皇帝起兵定天下夏氏爲元帥總管功在太常者
五六人刑部尚書夏恕洛陽人而夏元吉爲戶部尚
書輔佐五朝當世以爲名臣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
謚忠靖公忠靖公湘陰人其先自會稽徙也蓋禹之
後別爲姓以百數有扈有男斟尋彤城褒費杞繒辛
冥斟戈此其章章者禹以明聖爲天下山川神主聲
教訖于海外故自周武王封杞後亡而越勾踐興其

後有閩越王無諸粵東海王搖至餘善滅國而繇王
股等猶爲萬戶侯而桀子淳維居於北陲世爲北狄
主雖在蠻夷皆爲君長則禹之遺烈遠矣初禹崩會
稽杼封以爲世祀二十餘世至勾踐及無疆滅於楚
楚盡取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散爲君王居海濱無疆
之長王去瑯琊無諸保泉上漢旣郡兩粵而姑粵區
句章吳門餘後黃林餘不甌鄧猶皆越之餘也故夏
之著者在會稽今吳郡夏氏當方谷珍之亂其家殲
焉亮方孩母抱以逃後適海虞雙鳳里朱氏因冒其
姓夏氏之老姑自滇南來尋訪其家獲亮告以其故

亮始知其先居崑山之太倉曾祖曰景芳祖曰君實
父曰文通亮後以子貴封中書舍人贈中憲大夫太
常寺少卿葬馬鞍山四子昺昺昺昺昺昺昺昺昺昺
入中書授河南永寧縣丞送徒天壽山坐事謫隆慶
復召爲中書舍人昺字仲昭少爲諸生事訓導盧從
龍太守姚善死國難株連黨與及從龍諸生逃散昺
獨不忍去人高其義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太
宗皇帝愛其書日被顧問上嘗以其名昺云日當
居上改昺爲昺故世以昺字皆作昺云仁宗皇帝
在青宮與舍人朱孔易秀才凌晏如並直東華門時

尚書蹇義學士楊士奇贊機密昺預焉詔昺書北京
宮殿榜會脩釋典集朝士及天下名僧書上親第

昺書第一授中書舍人直文淵閣進考功主事正統
中纂脩仁宣二廟實錄書御覽諸書及皇陵

碑知瑞州入爲太常寺少卿遷本寺卿後累加正議
大夫資治尹中奉大夫昺善寫墨竹妙絕一時海外
朝鮮日本暹羅諸國爭重購之爲人灑落篤於倫誼
初昺成隆慶昺亦從坐昺徒步往省脫昺於難後言
于院長薦昺授中書舍人昺居翰林二十餘年其子
文振復在中書父子兄弟世掌絲綸當世以爲榮而

吳中稱富貴孝友之家必曰夏太常賜葬迎鐘浦昂
二子欽字克承葬齊禮坊二子寅辰錦字德文一子
津字時濟鄉進士知象山昌化二縣病還昌化民遮
道泣留之津有孝行嘗作夏氏譜景子三人鉞字德
威承事郎以蔭讓其弟太常既老善娛奉之極亭館
花木之盛爲人有義俠風三子景淵景濂景湘鐸字
文振以字行景進其書 景皇帝命入中書累官舍
人大理寺右寺正六子景澄景瀾景潤景洪景淮景
清鑑字德年蔭補南京光祿寺署丞葬白馬涇三子
景淳景灝景瀚景字季明子一人錡無後晟字季章
子一人鎰二子天恩天宥寅之孫璋復爲族譜今序
止太常之孫其後支庶並詳於譜圖

歸子曰余譜夏氏有夏后氏而又有夏氏蓋后之省
也世謂周成王封夏公余考之不然二王之後杞爲
公疑夏公卽杞公也世代綿邈子孫播散四方不可
復紀惟越守禹塚祀會稽千餘歲不絕故言江南之
夏繇會稽近之矣

歸氏世譜

歸氏其先胡子國於汝陰魯昭公十四年胡子始見
于春秋而昭公母夫人歸氏也當是時荆楚憑陵中

夏暴橫江淮間胡小國不能自立與江淮沈頓相隨服屬于楚嘗從楚伐吳敗于雞父其後亦時從諸侯侵楚定公十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太史公以其微不爲世家言故莫知其得姓所始於古帝王功臣何祖也胡旣亡子孫散在他國或以國氏或仍歸姓歸姓歷秦漢魏晉至于隋無紀唐天寶中崇敬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爲史館脩撰代宗幸陝召問極言生人疲弊當率天下以儉富國廼可以用兵大曆初使新羅贈遺無所受當世傳其清德崇敬治禮家學尤爲諸儒所服累遷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封餘

姚郡公諡曰宣子登事後母篤孝舉孝廉復以賢良對策拜右拾遺抗論裴延齡及爲起居舍人十五年不遷澹如也順宗時爲皇太子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憲宗每咨政理登所對中外傳以爲讜言官至工部尚書封長洲縣男諡曰憲子融元和中進士歷官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劾奏湖南之進羨錢者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傅封晉陵郡公會昌中少儒者朝廷禮典多本融議融五子仁晦仁翰仁憲仁紹仁澤皆舉進士至達官仁澤以第一人至列曹尚書觀察使子藹亦舉進士拜侍御史爲朱全忠所怒貶登州

司戶叅軍同光初爲尚書左丞吏部侍郎太子賓客致仕藹子係復舉進士第一人官至禮部侍郎而後至于宋無紀元有曰暘者至順初舉進士同知潁州年少精敏能擊斷河南有大賊殺行省官爲亂劫暘守黃河口暘守死不從由是名聞天下拜監察御史入朝順帝加獎賜以上尊累官刑部尚書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蓋自秦至于唐而得宣公一人傳子至孫唐至于元而得集賢一人以歸氏數千年來所紀如此亦可慨矣或曰盛德必百世祀原歸氏所起者微故其後莫顯夫史之闕久矣唐虞之際十有一

人者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咎繇之後英六無譜咎繇垂益夔龍豈其微者哉或曰歸氏自亡國後世居於吳未嘗遠徙故吳中相傳謂之著姓然自宣公累世貴盛爲吳人而集賢寔居汴梁不知汴梁是何別也今他處亦頗有歸氏而惟吳中爲多吳中之歸皆宗宣公有光之所可知者始自湖州判官罕仁罕仁而上十五世至太子賓客藹其譜失亡罕仁生道隆居崑山之項脊涇今太倉州也道隆生廉訪使德甫德甫生子富子富以洪武六年徙崑山治城之東南門子富以下崑山之族可得而詳焉其別者居吳縣或

居太倉或居嘉定或居湖州其在長洲者居婁門或居沙湖在常熟者居白茆

歸氏世譜後

吾歸氏之譜旣亡吾祖之高祖始志其里居世次而曰高祖罕仁唐太子賓客藹之十五世孫宋末任湖州判官以此知吾家本於宣公而不得其世次名諱不可譜也又曰曾祖道隆自號居士祖德甫仕河南廉訪使天下亂失官稱提領生考子富洪武六年徙崑山之東南門此其所可攷者其他行事莫詳也吾祖之高祖諱度字彥則少喪父而所生母亦已先亡

事嫡母甚孝處兄弟有恩弱冠坐事亡命走西南萬山中經辰水麻合山烏江紫梢蠻峒數處幾死常有神人護之自播州轉入丁山丁山之神夜來與語其貌甚偉曰吾姓褚氏導以如巴中巴人以為神相與敬愛之居九年赦歸時洪武三十年也將渡江又有戴笠者若云江不可渡是日大風諸渡者盡溺死以此獨免永樂中以人材徵辭不就初高祖兄弟三人高祖獨有七子子孫最繁衍矣高祖治家有法年老益精明每鷄鳴子壻方巾布袍揖而受事及暮復命亦如之諸婦小有言卽曰兄弟所以失愛者皆婦人

之爲也使謝過乃已作遺訓數百言又爲書云吾少聞先考之言吾家自高曾以來累世未嘗分異傳至于今先考所生吾兄弟姊五人吾遵父存日遺言切切不能忘也爲吾子孫而私其妻子求析生者以爲不孝不可以列于歸氏其所以訓如此亦可以見吾歸氏之紀雖不詳而家法相承之厚也吾祖之曾祖諱仁字克愛爲人剛毅必行己之志不爲勢力所怵以高年賜冠服吾高祖諱璿字文美例受承事郎生而奇偉磊落然自尊奉每飯未嘗不鳴鼓也好飲酒恆至達旦賓客往往自失亡去高祖儼然無倦容明

有天下至成化弘治之間休養滋息殆百餘年號稱極盛吾歸氏雖無位於朝而居於鄉者甚樂縣城東南列第相望賓客過從飲酒無虛日而歸氏世世爲縣人所服時人爲之語曰縣官印不如歸家信高祖同時諸昆弟並馳騁因爲武斷者或有也高祖與諸弟出常乘馬行者爲之避道其後縣令方豪年少負氣士大夫多爲所陵然曰惟歸氏得乘馬餘人安可哉高祖歿於正德三年有光已生三年矣吾曾祖諱鳳字應韶曾祖美姿容恂恂愛人長者治尚書精誦雖奏厠不輟成化十年中南京鄉試北上人有居京

師者其家寄遺以百金曾祖中途遇掠盡以已貲與之竟完金以歸其人弘治二年選調城武縣知縣務休息其民兗州太守龔弘御史嚴明少當其意顧獨愛曾祖然曾祖雅不喜爲吏每公退輒擲其冠曰安用此自苦亡何以病免歸曾祖母林氏世宦族祖鍾爲山東參政有名曾祖母歸歸氏事上撫下曲有恩禮宗黨稱之曾祖嘗夜臥聞枕間有鐘鼓聲及卒樞上有聲如鸛曾祖母未幾亦卒有光受命於吾祖而其述止此時嘉靖之二十年也

興安伯世家

興安伯徐祥興國大冶人初爲陳氏萬戶至正辛丑江州附隸傅友德軍與從征黃梅東勝數有功洪武八年由西安護衛馬軍小旗除金吾左衛百戶從征松花江黑山乃兒不花塔灘里陞副千戶庚辰已卯燕兵起祥首議帥師奪九門克居庸關陞燕山左護衛指揮僉事尋改左衛指揮僉事援兵懷來破雄縣按兵月樣橋追敗大軍於莫州復敗之於真定出劉家口破大寧敗齊尚書軍於鄭村塢陞指揮同知尋陞北平指揮僉事破廣昌庚辰克蔚州攻大同大戰於白溝攻濟南陞指揮同知辛巳敗長圍軍於雄縣敗大

軍於夾河大戰藁城復敗之攻順德至彰德破保定
西水寨敗援軍癸未壬午破東阿東平汶上至鳳陽奪河
南橋小河填鳳凰山與大軍戰於齊眉山敗漕軍於
靈璧復敗大軍於營寨取泗州盱眙渡江入金川門
是歲冬封功臣 皇帝制曰昔我 皇考太祖高皇
帝峻德廣運格於皇天光天之下用集大成亦有熊
羆之士不貳心之臣庸作股肱心膂左右弼成悉視
功載懋之官賞列爵崇報萬世有辭 皇考升遐建
文卽位自絕於天改更成憲屢造大愆圖任側媚咸
劉宗親禍延於朕朕不獲已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咨

爾都指揮使徐祥事朕藩邸首獲奸兇內奪九門外
攻居庸追戰莫州真定應援永平走遼東兵從下大
寧捷於壩上白溝大戰遂取滄洲威深夾河藁城西
水小河靈璧每有功能克堪用武輔成大勳疇咨於
衆惟良顯哉是用授爾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乃
與爾誓除逆謀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
一死以報爾功於戲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其益遜乃
志弘乃量以持乃祿位朕無忌爾功志爾亦無忘朕訓
常以暇逸思其艱難常以富貴思其貧賤欽哉惟克

志王改

永世永樂二年興安伯祥卒孫亨嗣十一年亨從駕北征至紅山嘴敗瓦剌於蒼唯峽二十年至渠列兒河天城等地二十一年至陰山二十二年至半邊山西路奉駕南還宣德二年與黔國公征交趾失利正統九年征兀良哈三衛出界嶺口河北川敗賊師多鹵獲賜誥券進封興安侯興安侯常守關中侯弟愷居京師一日天子集諸武臣及子弟馳騎命懸本爵牙牌奪得公者與公奪得侯者與侯愷直馳豐城侯奪其牌豐城初不覺旣而請於侯侯顧愷解還之人多其不競天順四年興安武襄侯卒子賢嗣爲興

安伯賢卒子盛嗣盛卒從弟良嗣良祖母故小妻也良父旣生而其祖繼娶定襄伯女及是郭氏之孫與良爭襲朝議以郭氏初嘗適人法不得爲正嫡良竟得襲良年五十猶日於大中橋受雇爲人汲水比都督府求爲興安伯嗣乃謝其鄰而去良僉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奏請給其祖父母誥命尚書楊一清議以私親不宜干大宗不許嘉靖癸巳良卒子勳嗣乙未勳卒先是賢以跛足免朝叅革去半俸劉瑾時革去折色二百石才得食祿三百石折色五百石迄良之世不能復也祥季子麟金吾衛指揮同知洪武末

騎臨城內外震恐麟挺身出閉午門亦以功世官南
京山二百石水縣食祿三百石

贊曰予至南京嘗館于興安伯家觀太祖太宗
所賜鐵榜板榜其于功臣訓戒切矣河山帶礪之盟
宜與國長久而當時封爵存者十二三興安雖式微

其世次頗可敘述云按諸刻及抄本敘事甲子皆誤

庚事甲子當從諸刻及鈔本與國史不功並存傳疑之意也

辛巳敗長圍軍為壬午破東阿至入金川門為癸未
與國史皆差一年未知為其家文字之誤先太僕仍
之而未及詳考歟抑抄寫者之誤歟今據國史正之
贊語諸本各異崑山刻本以興安伯勲齋金入京求
嗣事作結常熟本有興安伯死子紉門第荒涼等語
今皆不用獨從家藏抄本

記壬午功臣

壬午封爵之稱有四曰輔運曰翊運曰靖難曰翊衛

五千二百石或因或革而三等之祿又各自有差次其間或襲或
降或止其身又有不同焉凡封爵有三十嘉靖時存

者成國鎮遠永康武安泰寧保定隆平興安應城忻
城襄城新寧平江一公六侯六伯云

公二

靖

成國朱能 淇國丘福

五千二百石 二千五百石

附舊爵增祿一

三等謂公侯伯
其祿每等各
有差次

輔原封

曹國李景隆

加一千石

侯十有四

靖

永康徐忠

武安鄭亨

成陽張武

同安火真

一千二百石

運

武城王聰

泰寧陳圭

保定孟善

鎮遠顧成

靖

輔

靖

靖安王忠

永春王寧

武定郭亮

隆平張信

一千石

一千二百石世伯

一千石世伯

安平李遠

思恩房寬

世伯

六百石世指揮使

伯十有四

衛

雲陽陳旭

武康徐理

興安徐祥

應城孫巖

一千石

都指揮同知淵之子

忻城趙彝 信安張輔 襄城李濟 新寧譚忠

運 衛

順昌王佐 平汪陳瑄 新昌唐雲 富昌房勝

一千石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運 兵部尚書

廣恩劉才 忠誠茹瑞

九百石世指揮同知 一千石不世 一千石世指揮使 平百世

附

驃騎將軍都督僉事張興

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張成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崑山後學 黃 陸 通 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銘 頌 贊

爲善居銘

崑山之俗自昔號爲淳朴葉文莊公嘗稱鄉先達自
吏部尙書余公熈盧兗州熊林參政鍾呂沁州昭其
子僉事且朱舍人吉范御史從文七人者其孝弟忠
誠足以爲鄉里表式後生小子有所憚而不敢爲非
然當文莊公在時已憂老成彫謝而典刑之日遠矣
况今去文莊之世又遠鄉之亂俗者如蘇明允之所
謂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官

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矯詐修飾足以欺罔君子爲鄉里之大盜者往往而然也予幼及見饒州通判陶先生於文莊公時猶近其人安貧自足無營於世卒窮困以沒嘗自爲生誌曰曾大父始居崑山_三傳至予更其舊廬然自宦饒還歲典衣以供薪粟卒又易主僦居三年始定今居自正德丁卯鄉薦丁丑除授寧波府學訓導己卯福建同考試官嘉靖六年丁亥九載秩滿陞饒州府通判上任甫三月內含幼子夭折之戚外受風寒跋涉之勞病眩氣鬱良久而呼吸僅屬累乞致仕上官抑不以聞爲御史劾當改調幸

遂歸志乙未秋得末疾杜門不出待終于家自念居常無駭俗之行遊宦無出衆之能恐沒後乞銘於人少譽之過情祇資識者談笑乃備述履歷刻諸壙石昔漢東平王蒼嘗曰爲善最樂每愛其言學而未能也愧無以遺後人而不敢不爲善實吾之所遺也予讀其辭真質可愛信乎其爲有德君子耶先生沒後十有四年子秉端卽其室扁之曰爲善居觀其所以能遵其乃考之訓益見先生之所以遺之者厚矣如明允所謂者身且未歿積不善之殃昭著目前尚不覺悟方猶眩耀於鄉里之人不媿先生也哉銘曰

玉山之闡婁江之垠山明水秀其民屯屯自古先哲
抱朴含淳彼何人斯汨其羹倫爲夔魍魎白日見形
自彼小人駭惑逡巡流俗奔化俱爲風塵于車上舞
芬華日陳維是令門子孫循循究其德音厥考是遵
爲善最樂我懷其人

素節堂銘

天地萬物之初皆起於素窮人情之欲好智慮而趨
於文先王爲之禮備其鼎俎設其豕腊酒醴黼黻文
綉莞簟丹漆彫幾之美然必明水疏布蒲越藁鞞素
車之尚東漢之時崇用悃幅三公皆敝車羸馬布衣
瓦器其時天下多高節後世莫及晉泰始以後競以
侈靡放誕致胡羯之亂則士大夫之好尚顧可不慎
與刑部尚書周康僖公懸車之日建堂於崑山之里
第而榜其額曰素節當公之時國家已一百七十餘
年天下亦少文矣今仲子太僕君尤以謹飭能世其
家嘉靖三十九年九月望日余飲酒於其堂追感公
之志而嘉太僕之善繼爲之銘曰國土三神國神
顯允康僖弼我明時歸老于家素節以居羔羊之詩
揭我堂廬豈于其家蓋著厥志大臣之志其以慮世
維古之初曷云其季俗化日流滔濫靡制逡逡太僕

克茂厥祉庶其萬年貽爾孫子

鎮平王府大奉國將軍孝門銘

太祖高皇帝之子曰周定王定王之子曰鎮平恭靖

王恭靖王生七鎮國將軍子玠鎮國生三輔國將軍

同鎡輔國生大奉國將軍安河國制王庶子子孫透

降為將軍中尉世饗祿入蓋皆漢之王子侯也周定

王而成祖文皇帝同母弟最為親睦永樂間王獵于

釣州得神獸以獻蓋騶虞云故周藩代有明德而恭

靖之後尤以書禮著稱奉國生而穎異通諸經史天

性至孝母賈夫人患瘵日夕侍湯藥不解衣帶嘗便

甘苦以伺其劇差賈夫人欲食野禽肉奉國泣往求

之復刲股以進病是以蘇其後賈夫人歿哀毀骨立

廬居三年及輔國病亦如侍賈夫人而日夜顙天乞

以身代病良已。有烏千數集於庭樹飛鳴不去。王聞

上其事已而巡撫河南都御史又交上其事。天子異

之使中書舍人扈永通錫璽書褒獎焉。是歲嘉靖十

一年也。於是汴有司奉以從事。建旌孝之門。奉國好

文尊禮賢士大夫而長中尉睦樸益修學知名當世。

議者以恭靖之族比漢紅侯及北海王睦。迨向歆。駟

駮累世文學奉國父子無忝矣。至於以孝行受旌。王

李原非漢武成
申百有六十五
年王

上二族所未有也。嗚呼懿哉。銘曰。

太昭廿餘周次以五分王諸子。成實同母。脈膺之

國親睦無伍。麟趾流化。騶虞前覩。兆祥集祉。施于鎮

平。鎮平綿綿。孫子淑清。奉國克孝。性由天成。懿德美

行。昭我皇明。天地人貴。人行孝大。自天顯異。光賁

億代。於穆皇風。自家而國。錫汝蒸民。罔不保極。按紅

楚元王之後向歆之先世也。名富舊刻誤作。方云典雅。

聖井銘

余讀金史皇統二年使劉筈以袞冕玉册册宋康王為帝。以臣宋告中外。嗟乎。中國於是不得為中國矣。

紹興君臣萬世之罪人也。昔晉永嘉之亂。其禍不異

靖康。然江左世守正朔。歷五代至於陳亡。以其力不

足與中原抗。而未嘗少屈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五代之君。其功豈在管仲之下哉。陳高祖

平侯景之亂。卒禪梁祚。恭儉勤勞。志度弘遠。江左諸

帝。號為最賢。余來長城。遊下筈里。觀其故宅。相傳其

始生時。井中沸涌。出以浴帝。今其井尚如故。慨然而

歎。令人去蔽翳。而出之。作亭於其上。銘曰。

帝王之生。靈感幽贊。感沸水泉。浴帝始誕。流虹瑤月。應時則滅。惟不改井。於今不竭。我尋華渚。翳桑之處。

寒泉古甃如見其沸赫赫陳祖大業光燦寂寞沛鄉
吾茲感歎嗟後之王荒墜厥緒麗華辱并建康所記

書齋銘

齋故市廛也恒市人居之鄰左右亦惟市人也前臨
大衢衢之行又市人爲多也挾策而居者自項脊生
始無何同志者亦稍稍來集與項脊生俱無中庭以
衢爲庭門半開過者側立凝視故與市人爲買賣者
熟舊地日不暇舉信足及門始覺而去已乃爲藩籬
衷以脩扉用息人影然耳邊聲閤然每至深夜鼓鼙
鼙坐者欲睡行者不止寧靜之趣得之且而又失之

耳也項脊生日余聞朱文公欲於羅浮山靜坐十年
蓋昔之名人高士其學多得之長山大谷之中人跡
之所不至以其氣清神凝而不亂也夫莽蒼之際小
丘卷石古樹數株花落水流令人神思爽然况天閤
地藏神區鬼奧邪其亦不可謂無助也已然吳中名
山東亘巨海西浸林屋洞庭類非人世皆可宿春遊
者今遙望者幾年矣尚不得一至卽今欲稍離市廛
去之尋丈不可得也蓋君子之學有不能屑屑於是
者矣管寧與華歆讀書戶外有乘軒者歆就視之寧
弗爲顧狄梁公對俗吏不暇與偶語此三人者其亦

若今之居也。而寧與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項

脊生曰。書齋可以市廛。市廛亦書齋也。銘曰。

深山句起王大澤。實產蛇龍。哲人靜觀。亦寧其宮。余居于喧

市肆紛那。欲逃空虛。地少天多。日出事起。萬眾憧憧。

形聲變幻。時時不同。蚊之聲雷。蠅之聲雨。無微不聞。

吾惡吾耳。曷敢懷居。學顏之志。高堂靜居。何與吾事。

彼美室者。不美厥身。或靜於外。不靜於心。余茲是懼。

惕焉靡寧。左圖右書。念念兢兢。人心句起王之精通於神聖。

何必羅浮。能敬斯靜。魚龍萬怪。海波自清。火熱水濡。

深夜亦驚。能識鳶魚。物物道真。我無公朝。安有市人。

是內非外。為道為釋。內外兩忘。聖賢之極。目之畏犬。

荆棘滿室。厥恐惴惴。危皆是習。余少好僻。居如處女。

見人若驚。噤不能語。出應世事。有如束縛。所養若斯。

形穢心丑。矧伊同胞。舉目可慙。藩籬已多。去之何適。

皇風既邈。淳風日漓。誰任其責。吾心孔悲。人輕人類。

不滿一瞬。孰塗之人。而非堯舜。方云銘極用意未用西銘道理作後更深厚

清泉銘 清泉大矣取效百千外清泉不與世遠

崑山司訓袁先生宜春人名豐字某別自號清泉子

蓋其居地名馬領清泉云予攷袁郡圖經有大袁山

小袁山相傳漢高士袁京隱於其下後人以名其山

又別有袁嶺以為袁閔嘗所隱處閔汝南公族無繇至此史稱其晦迹亂世自投深林其至袁嶺或當在延熹以前耶世謂袁州之袁皆京之後世子孫也今先生自托於清泉夫安知數百年後清泉不復姓袁也耶何豫章山水之多袁也先生云清泉發馬領演迤而東過其居之南出虎狼東岡岡之南為石鏡雲

峰峰

牽峰之東為南峰南峰隔清泉道適與其居相對而

馬嶺

在其西往往有菴院林木泉水流布灌田數百

頃

愛其清泉之名為之銘曰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動溶無形孰能識窺泚泚之泉見於山下我儀其德宿汚以化

几銘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上元于世美堂以皇慶

舊材作

惟九經諸史先聖賢所傳少而習焉老而彌專是皆吾心之所固然是以樂之不知其歲年

順德府几銘

余為邢州司馬無所事事署中無几案可以讀書會大風拔木城外倒柳無數因于太守乞得一株以製是几銘曰問治天下何異牧馬挾册而狂自同亡羊

噫嘻非熊無夢獲麟有書呂望老矣尼父吾師

大風太行石銘陰賦無雙因于太安了得一林心處

余為厭余有事黃寺道中得巧石二高者近二尺庫

者尺餘慕東坡先生之高致携歸買盆貯水

昔以之供之而為銘不味其意乎

聞昔大士坐此巖龕西海之西東海之東雲車徜徉

吾安所從我慕東坡願作此供以四海水貯於盆中

其二西山大平山天千州美堂以呈

是石尺餘太行之遺置一几間分山東西

西山石銘

余得西山石五豎其一於郡齋其小者二株

貯盆中為几案之供其二猶倒臥壁間皆勒

銘其背余將行不忍棄去携其四以歸蓋嘗

時至清河涉江淮舟苦風飄須石以鎮之雖

自火燉米南宮之癖不可療亦復慕吾郡陸鬱林之

高風云游神不始於此也

中央古帝久已死日鑿一窟不肯已儻兮忽兮尚媠

媠吾學老龍惟隱几賦

其二正共芙蓉對舞流吾家正博東

太行崔嵬摩高穹沫流碎濺沙土中混沌古色巧嵌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九
空宛如東南花石同始知大塊一氣融山川萬里常
相通誰將玉井芙蓉供移置吾家五湖東

洪晉松江新建行省頌

自諸侯爲郡縣古牧伯之制已不復存漢稍置十三
州部刺史刺史秩輕位下故有州牧之改建漢末並
自九卿出領猛蓋重魏晉以來有持節都督之號
然天下州道太抵無慮數人而已蓋自唐之開元天
寶宋之熙寧元豐監司莫盛于此時焉元有天下外
省與內宰相並建凡行省官皆宰相職也今制官名
雖異而建置實同參政之名卽參知政事之舊也猶

宰相職也近者朝廷以東南財賦事重設山東行省
於蘇州以藩屏重臣分司圻甸自此始書曰王朝步
自宗周至於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猶宰
相職也嘉靖某年翁公實來蒞任適海上有倭寇之
警公敷歷中外望實俱隆簡在帝心時松江古秀州
華亭之境被寇尤劇詔俾公移治焉議者謂公以畢
公之德而有南仲之威以保釐之職而兼往城之寄
者也蝦蟇小醜不日蕩平以紓我 天子南顧之憂
矣小子不佞辱荷甄陶使與執經之末又念吾東南
之民父子兄弟將出之塗炭而措之禮席之上因松

江新建行省知太平有日。迺攷畫官制。推公之職事。即古之牧伯與宰相之任。天下所以繫公者不淺也。遂作頌曰。小國不日。燕平以孫。天子南顧之憂。明明皇祖。定鼎初載。分畫郊圻。巨于大海。百八十年。帝命不改。蠢爾島嶼。窮山阻餒。來求衣食。生此罪悔。天子曰。咨命我元宰。汝往作牧于夷。所在惟此。松江湖海之滙。公來至止。萬民所待。衣其輕裘。匪甲伊鎧。我民之饑勞。徠不怠。我賦之逋。公無我罪。冥海波濤。風雲埃。能矐然。四除萬里。光彩孰是。番鬼敢作奇。核省府巍巍。公德磊磊。願公千歲為天子宰。公之

勲庸銘于鼎彝

巡撫都御史翁公壽頌

章皇帝初命大臣六人分巡天下。時周文襄公以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巡撫之名始此。其後在邊任者兼戎馬之務。江南畿輔地。歲漕所仰。領財賦而已。自頃倭夷為患。朝廷并敕以閩外之事。寄任滋隆焉。倭國前世為寇。絕少。國初有之。故備倭之衛。起自遼海。接於閩廣。首尾聯絡。祖宗制馭之法。甚詳。百餘年來。中國宴然。頃歲忽肆。憑陵學士大夫策之詳矣。愚嘗讀史。魏正始中。夫餘為勿吉所逐。涉羅并於百濟。

兩國之貢不至。宣武帝於東堂引見高句麗使者。面諭以連率征討綏懷之畧。謂海外九■黠■唯高麗能制之也。今世朝鮮國最號恭順。倭奴侵犯。此事宜可以責之。不然。當申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或以元人五龍之潰。爲創此自由將帥之失耳。然是二者。草野籌之。廟堂之議。不及于此。豈以天下之根本。在內不在外。故惟慎選撫臣。爲安內攘外之長策也。天中丞姚江翁公。弱冠登第。由省郎出。爲兩司才望鬱然。今自山東左方伯陟內臺。膺巡撫之命。是歲適海波清宴。氛不作。識者已知公之福德矣。先是吳地荒旱。民無宿儲。然且北轉三邊之輸。南增兩海之戍。邑里蕭然。時事孔棘。公憂國愛民之心。屢形於奏牘。方將減戍輕徭。省漕蠲逋。以蘇編氓之困。允矣仁人之言。宜國家委寄東南之重。而億萬生靈恃之以爲命也。巡撫舊治南都。今命移治姑蘇。公度海瀕州縣道里之中。建治古婁江之上。于是三月某日。公降誕之辰。江南司府州縣官吏。諸生耆老。咸來上壽。公辭不敢當。則又以南山有臺之詩。愛君子之德音。而祝之以眉壽。黃耇發于咏歌。人情之所不容已者。公其何以辭。頌曰。

於皇宣祖。纘運休明。閔是元元。肇簡拊循。于時文
襄。卓爲名卿。前有忠靖。立圭告成。配食于吳。寢廟奕
新。惟申與呂。自獄降精。巖巖我公。聿追前聞。江海之
壖。世樂耕耘。蠻■恍惚。陵水來侵。天子曰俞。咨我
元臣。寇匪外至。孽由內生。吏蠹民偷。狎于太寧。其撫
吾人。毋訖於兵。公拜稽首。天子是承。是諏是詢。悉
其呻吟。封章屢上。仁言諄諄。庶其可績。協是休聲。迢
迢東海。依公爲城。願公百年。永保我民。

魁星贊

魁枕參首。星官之書。圖厥怪形。畫史之愚。吾所知者。

犖犖天間。日月並麗。萬古常然。

葉文莊公像贊

并序

文莊公之從孫女王子敬之外姑也。故得此像於內
家子敬。大父爲廣東叅議。時布政使王公用兼叅議
盛公思禹。皆公同縣人。見嶺南人語及公。往往流涕
而子敬外大父顧太守孔昭。嘗以御史督學京畿。有
口外試士懷公之作。其後欲圖公與孫秋官像。出入
拜之。秋官亦吾鄉之先賢也。子敬少聞此言。於是以
公像示予。請代爲之贊。

孰傳斯像。蓋有所自。猗與文莊。妻之外氏。高風遺烈。

嶺海塞垣焚香拜之二祖有言建文之代高風亮節

○五 弘玄先生自序贊

贊曰弘玄先生老而貧日以著述爲事出無輿從一童子挾書自隨步履如飛間以所序生平示予者如此可以知其志之所存矣先生以國子士舍生倅霍邑夷陵今世爲官恥不出進士不肯爲盡力人亦以非進士待之雖有志終不獲見故予復述先生爲兩州之迹其志有足悲者使爲進士豈非世之所稱才賢者哉初山西旱饑命先生賑河東蒞猗夏蒲解三十州縣使一武官輦致銀數萬兩而懷仁王府祿米久逋王使人簒入府已剖鞘出銀先生使人言曰天子憐晉人飢故空帑藏以活之今民旦暮死王奈何取以爲已奉卽 天子聞王何以處王大慚懼完鞘還武官至則出銀堆排卓上吏兩旁立稱停裏紙各書其人姓名壹不涉手以次俵散民歡呼歌舞晉人以甦敕下行省有羊酒文綺之賜王府在霍城中宗室常數百人來索祿米乘垣騎危呼曰今日不得米飢死矣先生與之言氣和而剛諸儀賓或曰判官言是也盍少去待司符下給我米矣宗室皆曰然相牽携而去霍有荒田三千餘頃歲責逋賦里甲先

生發庾粟千石予里甲代耕歲大熟收麥數千監司
詬之曰若何等官也遂自擅命發廩耶然而鈎考籍
記甚明不能加罪也至今霍無逋賦且人得私其贏
以爲利焉夷陵三四月多火災火發有類若鳥者羣
飛銜火至他屋處處皆焚山海經所謂畢方者也然
非如鶴一足赤文而白喙者柳子厚逐畢方文蓋未
嘗見先生所見實鳥也先生夜夢一人白袍烏巾翹
右足旁有一人言曰此白將軍也且日民列狀請建
火神廟先生曰吾夜夢乃秦武安君耳先是州有四
綽楔通衢四出皆已燔先生建三重樓設鐘簋樓中
爲武安君像而祀之火患遂息豈白起數千年尙燒
夷陵耶然神怪不可究知子產實沈臺駘黃熊之論
非誣也樓上望西陵石鼻天柱諸山層巒疊嶂如翠
屏李太白所謂巫山夾青天者可以憑檻得之而飛
帆蕩槳出沒于蓮沱漩島之間極荆楚之勝觀矣秭
歸治楚臺山上久雨水壞石土危城欲墜議欲遷州
先生時攝守爲之刊山麓決沮洳自陡波溝縱橫而
出之水工費而人不疲州遂不遷白將軍樓歸州街
渠記皆先生自爲文車駕南巡省檄統領輦夫萬人
上居飛龍殿每一念至卽如陵上不以朝暮聞礮

聲輒發輦夫皆集無失期諸貴人率來取役輦夫先生小冠匿他所諸貴人皆不得取送駕至樊城大江臚揭簿呼名先生與郡太守以下皆先歸有旨事過界不問會天子已至鄧故免譴其後有按察司官責先生以避事官實後代不知此時事先生具言統領輦夫時常懼不免死官為默然一日被檄至施州治獄施去江陵數千里南出夜郎平時於郡但以文書羈縻無官長來見者其帥以百鎰金置苞茗中餽却之夜宿僧寺蕭然賦詩有暗室如白晝之語都御史顧公璘聞而歎獎之夷陵故有黃陵廟而城北夾

河亦有風濤之厄先生為作黃陵行祠按黃陵在今巴陵所謂瀟湘之尾洞庭之口而歐陽公但有黃牛峽祠詩故東坡述公丁元珍之夢及石馬繫祠門之句勒石祠下而先生云特黃陵廟旁有黃牛祠耳蓋不知何年而變也會陞開建令不肯赴儻舟還吳以舟輕夷陵人舁大石鎮之先生意忻然以自擬吳鬱林太守云

王氏畫贊

并序

余妻太原王氏嘉靖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卒余哀念之至恨無善畫者因記唐人有云景暖風暄霜嚴

冰淨此為吾妻畫也又流涕誦楊子雲之詞云春木之菴兮援余手之鵲兮去之百歲其人若存兮後二月門人許進士使其弟來畫余口授之許默然良久為作此畫家人見之莫不悲慟以示諸姨皆流涕小姨以為真是吾姊但不言耳然如余所稱楊子雲虞伯施語未能畫也涕泣而為作贊曰

哀窈窕思關雎杳不見乘雲霓墮明月遺輕裾風蕭蕭慘別離來陳寶景帝珠何珊珊是耶非

景帝珠不可曉疑有

談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禹航後學嚴沆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十

祭文 哀誄

祭方御史文

嗚呼庚子歲有光與公孫元儒聯名薦書是年九月同榜之士使予為文以壽公予序公為兩京御史時猶見古所謂柱後惠文冠者因畧論數年間天下之事詹事陸文裕公讀之以為知言今俛仰又二十年矣公孫蠖屈於南宮之試予亦瓠落於東海之濱當是時公蓋相期以天下之士而今何如也嗚呼富貴壽考公則已矣後生小子嘆歲月之如流而長年者

之不能待所以不知其涕之無從也尚饗

祭王方伯文

惟公早歲奮跡甲科踔厲風發令聞孔多始蒞永康
民載其德疆理其田石不可泐分部南都以釐餘皇
奔走江湖啓處不遑武寧王家勳貴無二獨繩其私
卒屈以義于越之臬遂視南海巖政旣通黎亦知悔
受節章貢威稜日著帝用簡在命端臺敘公起諸
儒武服之共愛人下士所向有功桃源華林大帽狂
猗旌旗一麾首駢頸繫帝嘉其休俾藩於滇乃以
將父弗究其年自公之歿垂四十載士習選悞孰知
敵愾海島小夷敢齧我疆於今九年我武未揚故老
流涕思得公等適會里社薦公鼎彝惟公孝友宗黨
所稱况復才傑起慕後人公有令孫辱之交游敬進
斯文以侑醪羞尚享

祭王儀部文

嗚呼先生早歲而孤懿惟賢母以訓以謨年踰弱冠
飛翔南都大音不諧連城屢剗七上春官每進踟躕
鄉里輕儇見謂爲迂先生弗顧猶來于于遂被首薦
冠絕羣儒向之嗤者自愧穀雛吾崑各邑世產瑾瑜
南都大魁陸與張瞿先生接跡夢兆前符貢于大廷

夏璉商瑚清華之職奉常所需稍陟儀曹廓然天衢
天胡中道頓蹶駒駘嗚呼先生今也則亡人生之變
且異夕殊惟我吳越山海隩區二百年來不聞鼓桴
一朝海上有此倭奴先生過家仗節紆朱方榮畫錦
忽聞惕呼捐金散糈以郵荷受厲志循城卒全其郭
眾口鑠金武夫睚眦先生仗義往明其辜遂罹毒暴
俄焉告祖八年輦下首丘於吳莫逃者數天其可呼
歲之正月歸先公墟凡我親交出祖於婁有肉在俎
有酒在壺先生有知啜此清沽嗚呼尚享

錢宗伯不
遷今仍存

祭朱恭靖公文

孝皇御極十有八年覆冒區宇其仁如天思遲多士
六策臨軒唯崑為縣僻在海堧三選大魁公出其間
豐芑之遺于今再傳皆為公相燦爛星躔公獨難老
齒德莫先公之初登屬世休明在漢廷中年如賈生
濟濟振鷺談道虞黃石渠天祿經史是程公守純質
不競於榮卒以資敘乃躋六卿既長天官居於洛京
召公之誥未老而行永賁丘園令譽日隆海內企望
天子臨雍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三朝禮建比古榮躬
云胡不憇遽爾告終 帝用震悼贈郵寔崇人臣之
寵其有始終哲人云亡朝野所恫莫此湑酒以告殯

宮尚享

祭顧方伯文

有光於公少荷許與廼以濩落有負相知昔卷衣之復方當計吏之借不得致撫棺之情今葬紉之發適拘巫史之忌不能供復土之役然生辱委重俾論序其文章歿又僭踰獲撰次其行事穆叔有云是三不朽於以答公亦無媿矣敬陳洞酌告訣堂筵庶幾明靈鑒此享侑

祭周孺亨文

昔恭簡公倡道於星溪而一時學者之雲集曾日月之無幾而微言之頓息唯先生發揮遺旨儼師門之典則公以先生之少恢廓而屢箴其微窄然自公之云亡門人學徒何啻五侯倍譎而先生依繩循矩以無失蓋終以有所至而無間於參魯與商也之不及唯先生之孝友溫良真鄉里之矜式讀書養親歲不出於戶闕與古之篤行君子實並駕而無漸色中耿耿欲有所爲外靖恭而簡默使之立乎廟廊雖不出一語猶足以儀刑其德何天命之不佑而使之老於行役今歲之春吾邑同黨之士蓋二十餘人並裒然以北既無拔茅彙征之期而有北風携手同行之戚

吹音許方切
莊子則陽篇吹
劍首者吹而已
矣司馬彪曰劍
環於中孔吹之
吹於外風過也

孰知先生中道而返。而又懼此極。嗚呼先生之不幸。益有繫於邦國。而身世之可悲。又何異於一吹。睹旨酒之在尊。共陳詞而灑泣。嗚呼哀哉。尚享。

祭沈養吾仲常文

嗚呼人亦有云。子門貴顯五年之中。忽焉淪殄。養吾少俊。仲常順婉。言念相從。懷之冑冑。人生富貴如花之妍。朝露方晞。夕已萎焉。人皆痛子。蓋莫不然。所爭蚤晚。何足相憐。念子兄弟。托余墓石。狼跋東歸。吾廬未葺。敢忘此言。以負平昔。嗚呼痛哉。尚享。

祭居守齋文

嗚呼君子。世人居聲利間。混混與衆。如玉與硤。彼市道交朝。醜暮妍春花。秋草君無變遷。君之教子。一經是專。是穠是藜。不知豐年憶子之試。君嘗居先子出。父俱有往。必連昔在陽羨。不遇收甄風雨。淒其旅泊。蕭然子爲父泣。父爲子憐。二年前事。猶在眼前。子成有待。君胡溘然後。乃萬鍾何及。當年凡爲子者。誰不痛焉。

祭唐虔伯文

代

嗚呼黃鵠摩天一舉。千里蜩與鷺鳩。榆枋而已。孰云不然。兩易其處。先生之志而止于此。顧視童嬰。凌空

出羽嗚呼哀哉昔在學宮侃侃斷斷行則方履語則
正襟邈然孤特高步士林排難立節義色必形諸生
後學退讓逡巡州牧邦伯來咨來詢于木之廬過者
則欽衆所指目玳瑁南金胡以白首獨抱遺經積日
累月旅貢在庭一命之榮道殞彭城嗚呼哀哉凡我
同門夙承奧旨歲月荏苒慚德無似三年不見夢寐
京邸聞有歸音相告以喜瞻望城西素旌來止其誰
與歸九原莫起臨觴一慟薦于筵几嗚呼哀哉

祭劉縣丞廷運父文

唯翁氏唐別姓以劉赫赫太宰世仰厥休太史振挺

式紹芳猷翁潛弗耀高于鄉州歲時升賓拜至獻酬
宜受多祉胡以彌留嗚呼哀哉生我賢丞奕奕清修
周視原野十夫有溝從者告饑日坐孤舟藜蕪萬畝
惟民之憂言于太史大吏欲去其蝥民方恃賴罹茲家尤

大吏
三改

嗚呼哀哉天靳翁壽奪我賢侯奔喪之禮世莫能繇
移其計日炫服事昧窳吏仍踵罔以爲羞丞則見星
蹈禮莫偷其仁其孝翁教之周惟昔國僑鄉校不仇
儒者之道所闡必幽敬述民謠以侑牢羞

祭張封君文

嗚呼九隆旣替七綰亦墜昆明不閉鄒魯同致清河

綿綿以燕後昆年耄行獨爲鄉禮賓有子登朝不遑
將父終朝永歎三復陟岵嗚呼哀哉大疾奄及靡聞
歲月銅魚使至傳言恍惚訊之果然悲痛存沒嗚呼
哀哉昔也越嶺萬里燕臺今也乘化風雲徘徊鑒茲
嘉旨魂兮歸來尚享

同年祭陳封君文

嗚呼乙丑之歲登於南宮吾邑四人鄭州爲榮言念
生我高堂半空鄭州二親祿養獨隆府君之年方進
未窮胡以長逝濛汜忽終於維府君世承文學其祖
博士卓爲先覺校文省中所得卓犖府君傳業遭時
齷齪以遺令子方發其璞衍衍飲食珪璋有渥於呼
人之生世何者能全傷哉貧也每食泫然府君於子
歛見高軒天若厚之又靳其年悠悠江水有鬱新阡
葬以大夫亦顯孝賢嗚呼尚享

祭外舅魏光祿文

有光七歲爲公之壻不幸先妣蚤逝中間多故婚姻
失時以公之仲女之賢淑周旋六年遽從先妣於地
下藐然二孤置之今妻之懷抱以撫以育辛勤萬端
而婚姻往來如先妻之存未嘗有間可謂邢遷如歸
衛國忘亡也蓋死生之際難矣重以不肖連蹇困頓

自辛丑以來四殿南宮鄉里親戚以爲嗤笑公慰藉
懇懇未嘗不以遠大爲期至於生平迂拙不能與世
俛仰而數十年中屏居野處隔越百里造請或不以
時公未嘗責望禮節幾微見於辭色也公可謂淳德
君子矣去年冬雨雪中公使人至江上遺以綿炭今
年四月人自公所來言公聞吾妻病方開龜視吉凶
又聞公疾革數問吾妻其見念如此也不意間一月
而公之訃至吾夫妻相對泣下然吾妻死者數矣以
是先令女甥星夜奔公之喪而吾妻尋亦至於大疾
如剡之痛旦暮日新加以形體羸弱死殤相繼疾病
憂虞比聞公之變則又驚悼痛怛以至於今不勝哀
苦氣息奄奄行五六步忽自僵仆獨念公之卒踰二
月矣禮有殯聞喪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所以至
於踰月者病也扁舟百里勉強匍匐以拜公之前冀
公一舉吾之觴而已矣哀哉尚享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嗚呼女婦之職不出閨中及其崇貴與 皇家通維
文康公大科奮跡四十年間遂躋崇極富壽康寧當
世所少夫人配之與之偕老赫赫我 皇統壹 聖
真考禮肄樂制作紛紜旣秩殷典百神咸侑文康雍

雍在 帝左右猗與夫人象服是宜朝于 兩宮從
后之居太室穆穆佐上冊寶金章玉牒夫人是導
西苑膺膺庀其蠶事鞠衣翟車夫人則侍邈然千載
大禮曠墮夫人際之見所未覩匹婦之微一命爲多
有美夫人如山如河生有誥命一品之貴薨有奏訃
賜之葬祭潭山之原從文康止 天子之賜恩榮極
矣凡厥富貴莫不有終維我生人誰能不恫尚饗

祭葉夫人王氏暨世德夫婦文

嗚呼夫人以司馬之愛女衡州之賢配宜膺受多祉
而壽康以石野之才賢宜紹文莊公之休光而孺人

之慈孝有以奉姑相夫子以觀其後之緜昌也三十
年間庭內雍雍人曰文莊公之門尚有典刑一朝變
故構此痛冤萱堂旣空蕙帳靡存奄及主鬯懷寶沉
淪遂以窀穸之事貽厥嗣孫嗚呼哀哉崢嶸霜天千
里玄溷慘慘令母携持子婦帷幃相屬往卽長路吁
嗟造物爲幻羣庶人生婉好誰不樂處回首百年皆
非其素如一葉飛千林空樹惟是積德可以相付我
懷文莊聿起遐慕猶有孫謀永世無斁尚享

祭張貞女文

自古女子之見於史傳者多矣或自閑於安平無事

之時或蹈難於感慨卒然之頃惟貞婦之所遭殆人生之未有以淫姑之內主值兇徒之叅會魑魅魍魎見形於清晝之中豺狼虎豹聚毒於深夜之際入地無穴叫天不聞備百端之荼毒竟一死以自明惟彼兇徒漫天之惡恃其多財力能使鬼懸千金於市謂三尺之可賣豈知神明之吏緣夢寐以求形童髻之女坐公庭而辨貌寔人心之共憤信天網之難逃嗚呼哀哉死何酷烈生何艱辛獨任綱常孑然一身沉沉昏夜爛爛者存謂其不然彼亦何人誰無室家誰無此心

弔何氏婦文

并序

何氏婦鄒平王教授周君女也始鄒平君教長興婦與何生隨家長興何生病婦潛自割肱合椒湯進之良愈鄒平君既遷官生夫婦還崑山一日婦病死生與子亡妻有兄弟之戚爲童子時嘗來子家子妻死生亦不來不意數年間生亦有妻已死見生言之潛然淚下爲文以弔之

惟孝子之獨行兮世或議其爲奇苟毀身以全親兮又何垂於民彝斯前世之所傳兮在人子固有之至于今而創見兮婦爲夫而自剖夫與父其一道兮夫

孰謂其非宜殘肢體以事君子今謂白首其相隨胡
淑婉之速化兮忽自背而先馳致夫君之徬徨兮形
枯槁而面顰旦出門而難歸兮夜涕泣於空帷惟夫
病之可念兮尚無愛於玉肌何遐舉而不顧兮乃又
遺之以離悲自今其被疾而致羸兮又誰爲之憂危
彼萬族之相托兮各得其偶以嬉嬉夫人生之有妃
匹兮固百年以爲期何中道而自失兮行忽歎其此
離予昔嘗歷此變兮况日遠而星移憶何生之垂髦
兮悼往昔而傷咨况同事而相感兮不知夫涕淚之
淋瀝

祭外姑文

昔吾亡妻能孝於吾父母友于吾女兄弟知夫人之
能教也麤食之養未嘗不甘知夫人之儉也婢僕之
御未嘗有疾言厲色知夫人之仁也癸巳之歲秋冬
之交忽邁危疾氣息掇掇猶日念母扶而歸寧疾旣
大作又扶以東沿流二十里如不能至十月庚子將
絕之夕問侍者曰二鼓矣聞戶外風淅淅曰天寒風
且作吾母其不能來乎吾其不能待乎嗚呼顛危困
頓臨死垂絕之時母子之情何如也甲午丙申三歲
中有光應有司之貢馳走二京提携二孤屬之外母

夫人撫之未嘗不泣自是每見之必泣也嗚呼及今
兒女幾有成矣夫人奄忽長逝聞訃之日有光寓松
江之上相去百里戴星而往則就木矣悲夫吾妻當
夫人之生旣以遺夫人之悲而死又無以悲夫人夫
人五女撫棺而泣者獨無一人焉今茲歲轉車將次
于墓門嗚呼死者有知母子相聚復已三年也哀哉
尚享

祭妻祖父母文

橘泉先生趙氏夫人旣葬之後三日孫壻歸有光始
獲奔祭於墓泣而言曰嗚呼吾妻之歸予蓋晚而事

公與夫人最久於諸孫中特加憐愛吾妻嘗言公夫
人所以勤閔以昌厥家者甚詳癸巳之歲吾妻邁罹
屯疾屬公夫人之歸輦將駕猶扶携至家迫疾轉亟
一日九死乃始昇歸迢迢至家二十里懼不能至而
死於中塗且以不得送其祖父母爲恨今歲吾舅始
爲公夫人啓攢卽窆忽忽七年矣於乎人生離合倏
焉而來倏焉而去方其數盡何有於壯何有於老同
返於冥漠之鄉高墟之原公夫人藏焉馬鬣新封草
芽已茁樵夫晝歌猿狖夜號公夫人不能起吾妻又
不能歸已乎傷哉千古之恨

謁宋文貞公墓文

維年月日具官歸有光謹以瓣香拜謁唐宰相宋文貞公之墓唐有天下三百年惟貞觀開元號爲盛治賢相並稱姚宋而屹然正直之氣可與公媿者獨始興文獻公而已有光自初束髮知讀唐史嘆天寶以後何其亂也生民之禍極矣使公與曲江尚在匡持之唐之國祚歷年豈可量哉信乎國以一人而興也今者備員茲土下車之初以吏事過南和聞公墓在此鄉而魯公碑刻尚存因迂道齋宿縣邸來致景仰之私嗟夫公之直道有國者一日而無此則相率靡靡以馴至於亂亡而不覺三季之後若同一軌此予心之耿耿徘徊於公之墓下而不忍去也謹告

祭楊忠愍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歸有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贈太常寺少卿謚忠愍楊公之靈曰昔我世皇繼天作后多歷年所疇咨左右中歲好道穆然在宥有臣怙寵咨爲姦宄父子持權瀆亂天下一旦殘夷天威不假天下以此感嘆先皇神武雄決蓋代之英在古權姦鮮不害國今則自斃繫皇不惑天亦助明與古異勢社稷之福可保萬世惟忠愍公撲其方

張云淋漓悲慨公聞伯手洒上之琴

熾誠欵懇惻辭引主器冀以覺悟憫不顧避賊臣切齒
致死地臨命賦詩時在俄頃季子就醢冠纓必整
叔夜彈琴顧視日影公何從容造境愈靜亦維前
歲薄都城犬羊虓呼噬嚙生氓廟議失策以冀緩
師公亦抗疏慨然論之爭國重輕利害必明抵掌鳴
劍志絕殊庭時已犯忤重被考掠折指鏃骨曾不畏
爍間關萬里諤諤不已志士求仁必趣於死先皇
之英亦自公啓龍駕歟忽未及褒美天子明聖思
繼先志恩綸首建加官賜謚俾延世賞勵其後人剖
心封墓天下歸仁嗚呼自古正士常見憎嫉邪人害

正千古若一方公侘傺遠集何日觀彼踉蹌嘿嘿自
吒不忍大姦因時發憤遂震羣耳如雷之聞雖彼黨
人稱公忠義衆口相和誰敢云異房子之邑公之所
生奕奕新廟薦祀馨香公言不亡公有詩章報恩
皇家猶有英靈摛詞告祭以寫吾誠嗚呼哀哉尚享

告祭崑山縣山神文

某等少聞長老言昔時方谷珍之亂神有顯應遙見
山之草木皆兵賊以畏懼而遁然無文字可考獨以
民間每歲四月十五日爲賽會奉神以王者之儀比
年官府間歲有禁而秩祭如一日也自至元間迄今

二百年復見海水沸騰吾民肝腦塗地而有司嬰城以自守境外無虺蜥之援民既無所恃賴則所以日夜皇皇獨依於神而已願假神靈默佑於冥冥之中殄此妖孽使吾民復得安其田里父子祖孫世世如前二百年報謝於神則神之休亦永無窮也尚享

告崑山縣城隍神文

惟神不獨保護縣邑又以為能司禍福之柄故民之趨走奉祭無虛日焉今倭寇臨境虔劉我民其慘毒極矣神必思所以庇覆之吾邑人孝弟力田鄉里齒讓於吳郡七邑之中號為淳古而比年以來風俗日

漓相廟相刃以至於今始有不忍言者識者已預知必有今日之事矣然神聰明正直福善禍淫神之所司豈其假手於犬羊以縱其噬嚙而淫及於無辜之良善耶民之事神勤矣纖芥之事無不有求於神今縱其犬羊以噬嚙於民而神不聞知此神之所恥也惟神鑒之

祭長興縣城隍廟文

承乏宰縣典司神祠宇廟弗稱瞻仰太息歲則不易未遑鼎構聊爾塗墍以飾厥觀庀工中吉敢用昭告尚饗

祈雨文

維此雒城卓為名邑邇者人心不古吏道多端遂以禮義之邦化為夷鬼之俗帝用不憚降此旱殃有光自惟帥帥者之不賢願以一身當其罪罰而小民之嗷嗷實為可矜神其降鑒特賜一日之澤以慰三農之望

謝雨祭城隍神文

值此農時山川如滌令實閔雨有禱於神荷神降臨惠澤霽霑萬民懽喜循省獨慙實上天之愛人豈微誠之能感也蒙神之力敢不報謝更祈終惠永荷神

休尚饗

再祈雨文

有光不敏不明不知世俗所以為吏之事獨遵孔氏之訓其於治民事神不敢不盡其心所恃以鑑臨者惟神而已前五月不雨為民乞哀於神神即賜之甘霖四野沾漑綠疇彌望萬人胥悅今復竟六月不雨為民乞哀於神神未之許為此焦勞靡寧瞻仰何里願神之終惠之也吏以數易之故不能久以事神然一日在位亦不忍忘乎民惟神永享民之報祀於無窮其何可以不念也

祀厲告城隍神文

具官歸有光於今日祀厲卽於壇所哀告於城隍之神曰自六月以來雨澤不降田禾焦枯令有遷徙之命民被催科之急沴氣土于祈禱莫應闔境憂惶莫知所爲令今候代猶有一日司民之責適今祀厲敢復瀝懇於神令宰牧三年饗祀無失哀矜鰥寡對越在天神其毋以世人之見棄而亦不肯惠顧若能督率萬鬼呼吸風雷頃刻以至猶能使歲半熟以慰此嗷嗷之民也敢告

御史中丞李公哀詞

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御史中丞李公先是以病請告還鄉是日行次鄆州之安民山而薨公爲人和易修潔爰自登朝敷歷內外二十餘年未嘗有所摧挫以至爲大官會 天子新建紫宮載度弘規及西苑平臺神仙長年之殿公連歲採運大工迄成召歸院中登庸始峻而遽殞逝朝廷莫不痛惜之大宗伯太常方將請卹典定謚議而喪還於吳余與公少親善同志業公治五經之餘獨好司馬遷班固書以余之駸稚樸陋而公常傾鄉之每得一語忻然誦之以爲有會於心雖世所競俳優軋茁銑谿虬戶爭爲古

文名高者了然獨能辨之議者以公爲善處世以能
至大官余獨知公蓋有得于古而直用文雅緣飾之
是以人望之而敬與之處而親也公久官余介居江
海隔越二紀僅一再見見所嘗見於公者必道公語
今年春余試南宮見所嘗見於公者公益貴余益困
而語稱益加公方在告余一往不見初謂公貴人不
願往也公顧亟呼余從人至榻前勞問慇懃手書兩
及墨跡猶新不謂遂爾永別余未渡淮時再夢見公
覺而訊之以爲不祥不意其果然也迺始以數年之
別不一見公爲恨雖公之書亦云昔子產與申徒嘉

同學於伯昏瞽人嘉謂子產倚其相於夫子之門今
公乃與余遊於形骸之內而余反索公於形骸之外
公賢子產而余媿申徒矣嗟夫士於顯晦之際固不
能無情公今已矣世之所謂利勢者今則廓然漠然
而獨公之知我者炯然在也余可不致其哀乎余方
遭先府君之喪古者朋友有總麻之服以其服哭之
禮也其詞曰

昔甯戚歌于牛口兮桓公舉火于昏夕
驥明跼蹐于堂下兮以何道而能識筦夷吾之見
遂兮鮑子終不謂其無能而致黜信精志之日通兮
何顯晦之殊職

歷星紀之屢周兮誠欸欸其如昔豈若以人言爲毀
譽兮忽朝云而暮易彼其中有然者兮寧徇世而拘
迹嗟天道之難測兮公遂與化而俱寂余唯窮老而
恂恂兮莽馳騫而不知其所極年洋洋以日往兮將
誰使乎宗之奈何乎古之人不作兮恍不知涕之無
從

宋人嘗譏作文喜換字者以金谷爲銑谿龍門爲
虬戶崑山本谿作谿常熟本作谿皆誤今正之

思質王公誄

思質王公諱忬字民應吳郡太倉人南京兵部右侍
郎倬之次子歷官至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總督遼薊軍務嘉靖三十八年以吏兵之辭有

連其明年十月朔被禍京師長子山東按察使司副
使世貞次子進士世懋並解官號踊冤痛數絕明年
春喪還吳吳士大夫哀之僉謂余宜爲詞載于素旌
迺作誄曰

粵昔姬代徂靈而衰子晉登假厥有支遺繫王垂姓
綿世洪丕秦翦魏錯奮鉞秉麾漢庸吉駿名賢纍纍
睢陵貴胄仍晉台司惟始興公邁勳江左六代輝華
鳴玉襲組將門相門世無與伍迺封迄唐踵武
瑯琊之別分水有譜夢聲廣學爲吳始祖泊先司馬
連理擢英兩枝之胤繩繩科名惟先司馬懿行徽聲

佐時嘉績樹位九卿分祿養族逮及孤矜鄉歸其厚
沒世稱仁公生神秀先公愛子早馳雋譽克紹休美
羽儀初升牙角歛起天馬騰翔不限疆里峻陟大僚
日緝王旅公之勤功先公之施天之報之宜厚其祉
命也如何猝見傾圯嗚呼哀哉初爲大行
有國之卹言共其旌歛車告虔抒
帝哀誠惠文嶽
嶽大璫怵懲聿巡南楚去吏蝥螘察理寃獄活者千
人洵洵江漢千里風生神州攬轡獨當
兵完其危
堞奠我
帝京遂叅中臺東山拊循攝機而謀建立
三城咸寧逆節折其勾萌
帝警海魚命之南征洪

波血戰渤海朱腥越氓煦德布路泣行迺帥雲中遇
修亭營有新竈旁見烟青
帝曰汝仔常在行間

惟汝賢勞其週我邊閃閃朱旗戾於薊門殺獲首

歲有報聞罔不應格茅社宜分疇邑未及罹此大屯

嗚呼哀哉歲之暮春犬羊犯威軼我郊圻疾如風雷

繼塞狼盡翳窮壘師以左次時其氣衰嗚呼哀哉

疆場之事何歲不有命也如何公罹其咎我思盛衰

如轉圜走先公鼎貴公仍其後兩世同官復凌其右

繼以二嗣才猷日茂鬼神忌之誰能無詬嗚呼哀哉

惟
帝惟天命之攸制亦旣惠之又復蹶之亦旣珮

之又復翻之其始榮之復乃悴之榮則萃之悴忽墜
之昔也何順今也何懿誰為推之誰為擠之誰獨徘徊
誰當橫厲蒼天茫茫莫詰所謂大運幹流隨之以
逝公之許國致命則遂有子繼承不隕其世必復其
始其有以慰嗚呼哀哉

招張貞女辭 并序

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夜嘉定縣男子羣入張貞女
室以椎槌亂擊膚肉寸斷不死乞死乃用屠豕法繫
手足刺頸宛轉久之血出盡乃死貞女居亂家姑引
羣賊日闖帷幃間志意皎然卒及于難時年十九楊

牆 王改

仿 王改

台州作招貞女辭用以風司土者予訪其意而殊其
辭云

魂兮歸來乎北有高樓連昏姻兮憶昔二八爰來嬪

兮魂獨守此甘苦辛兮夫雖不夫寧敢嗔兮房櫳空

虛月西淪兮機杼軋軋靡昏晨兮胡為委棄蒼生蘭

兮蟲絲胃戶滿埃塵兮床頭刀尺織手親兮遺掛在

壁皆所珍兮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南有列屋久焉居兮少小携持事慈孀

兮母為剪髮親畫眉兮出門辭母行道遲兮丁寧汚

澣莫後時兮小妹呼姊泣他離兮倚閣今過黃昏期

茵 王改

卷之三十一

三

兮當年盍采猶在筭兮羅襦象若歎時遺兮鳥違故
 林何所如今魂兮歸來乎門前無母兮庭前無父
 魂兮歸來乎天門淪喪慘傷神兮閨房腥臊走鹿麋
 兮父母恩勤養我身兮修容姱質徒悲辛兮亭皇中
 野誰為鄰兮白日黯慘玄雲屯兮青草漫漫不見人
 兮羣鬼啾啾亂流憐兮柔軀雅步忽遂延兮眇形默
 默將安遵兮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東有穹祠門廉肅兮朱火粲粲麗文木
 兮黃金鎧甲光煜煜兮雲中鼓樂來逆復兮神女迅
 衆齊懽唯兮靡顏盛鬢被綺縠兮芳馨雜糕粉郁郁
 兮遨遊閭闔驚輕轂兮邑宰敬恭虔尸祝兮閒安弘
 靚永宜屋兮魂兮歸來乎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十

吳江曾姪孫虹訂



